

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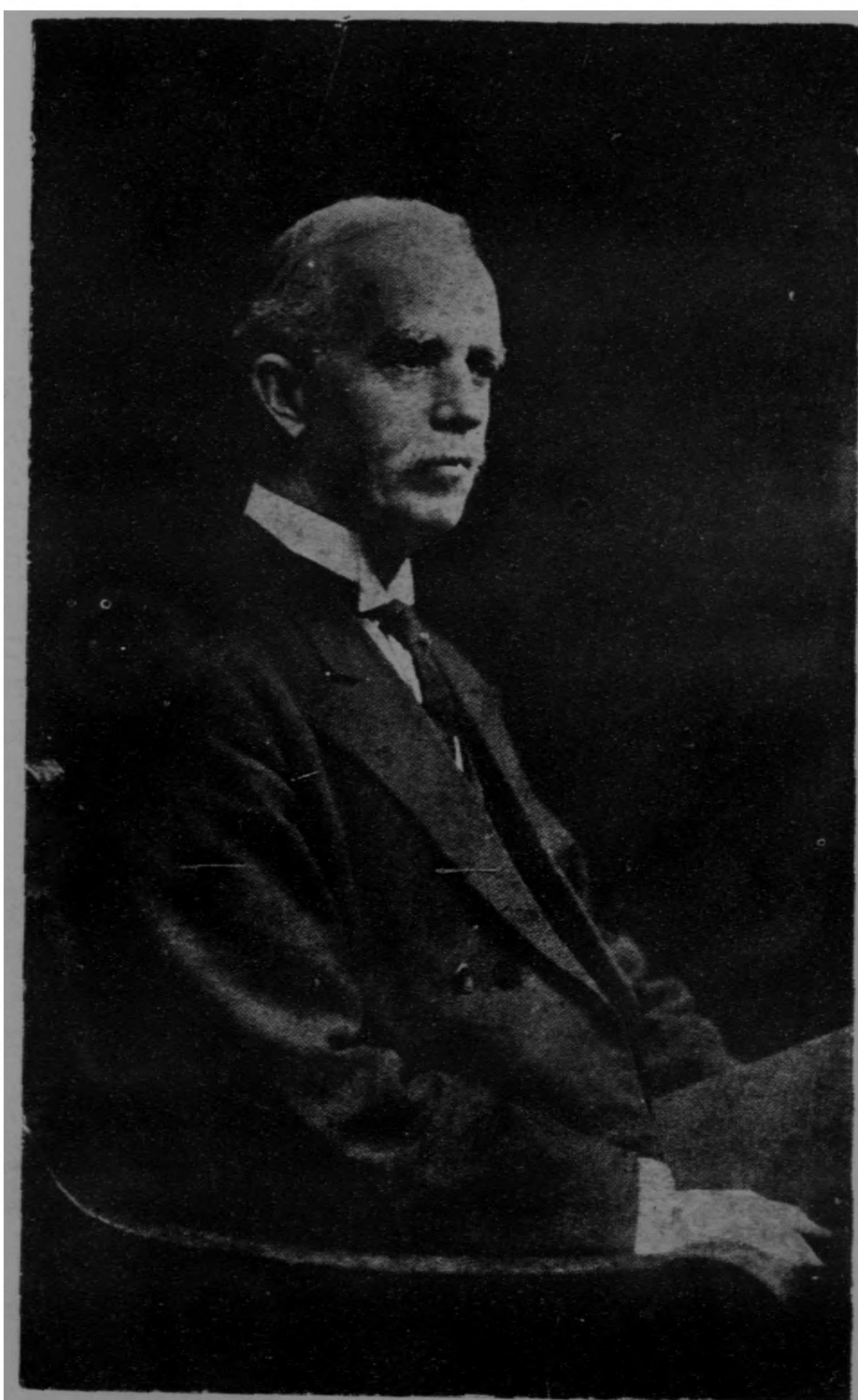
OCT 5 1926

遊美短篇軼事

謝頌羔

中華民國十四年九月

謝頌羔



“我的老教授”（見八十四面）

000386

「迷了歸途的小羊」見一〇四面



(此名畫現存美國波士頓城美術館中)

“The Belated Kid” William Morris Hunt 作

敬贈

遊
美
短
篇
軼
事

謝頌羔



3 0475 3672 1

遊美短篇軼事目次

約翰和馬麗	一至十一	回憶中的華盛頓	六九至七四
我的東家	十一至十五	遊紐約油畫陳列所	七四至七八
難忘的聖誕節	十六至二二	鄉村生活的一幕	七九至八三
三美女	二二至三一	我的老教授	八四至八九
老僕的故事	三二至四二	戰勝的紀念節	九十至九六
資本家的紐約城	四三至四九	伊的幸運	九七至一〇五
三牧師	五十至六一	奇怪的帆船	一〇六至一一一
苦學生	六二至六八		

遊美短篇軼事自序

我作這本書的動機，是由於我的一位美國老教授曾向我這樣的說過：『希望你將來歸國後把在美國所遇見的事多少寫幾篇出來！』那時我便深覺在我留美四年中所遇見的事實是我介紹給國人的一個良好機會。但我起首真不知怎樣的寫法，倘使用歷史攷古的方法去介紹美國風俗人情，以及種種文化，則必是一件很大的工作，能不能做成？做成後，不受國人的歡迎，還都是問題。所以我後來便決定將我親身所遇見關於美人的事情，忠實的記錄下來，本色的美國人民真相，或可由此使國人更能明白一些。

照我個人眼光看來，凡我所遇見的幾位良善的美國人，大概都是基督徒，——雖使基督徒中間，也有不盡良善者在——至於那些自私的資本家

或少數報館中的新聞記者們，因為要保障他們固有的文化的地位，尊崇他們自己的身價起見，便很以不高興的態度對付中國人，又有些從來未曾到過中國的美國人對中國人的態度，就普通上說來，好像較優於一般到過中國的商賈官吏，或是傳道士！但我也曾遇見有些好的美國傳道士，他們對中國人也能表示一種親善的同情，那也是不容一概抹煞的。

我覺得我們對於外國人的態度，應該有分別，勿一味的歧視，以免埋沒辜負了良善的人們！我們更當互相諒解，以引起雙方深厚的同情，則東西文化，又怎見得不能調洽？國際親善，又怎見得不能實現呢？

末了，我須申明本書內雖非盡屬傳記，但其中大部分却是由我親身經歷中得來的。又作本書時，得着米星如先生的助力不少，也應在此道謝！

謝頌羔 一九二五，八，十一，上海。

857.18
623

約翰和馬麗

我所讀書的那個城名叫奧朋城。當我抵美的時候，正是美國已經加入協約國的戰國，那時歐洲的大戰風雲已經十分的緊急了。

我在奧朋城中並未曾看出一些戰爭的痕跡，那裏的人們都是仍舊爲着他們的工作忙碌，商店裏的貿易仍舊是那樣的熱鬧，工廠裏的煙囪也正在冒着濃厚的黑煙，平靜而遼闊的街道上往來着各種車子，居民的景象也是十分的女甯，毫不呈現一點擾動的狀況，幾幾乎令人想不到會有甚麼驚天動地的戰患發生出來。

那城中的人們，在禮拜日都停止了他們的作業，上午到各禮拜堂裏做禮拜，下午就結伴到瓦斯谷湖裏去遊散。那湖是全城風景最美麗的地方，雖然沒有甚麼綠柳紅桃點綴春光，像我們春日的西湖那種景色，但也有葱鬱密茂的樹林，蒼翠欲滴的水草，柔膩漲綠的湖水，漪漪漣漣，平得和一块明鏡彷彿，湖面上飛翔着徘徊着無數時來時去形似八哥黑毛黃嘴的小鳥。沿途的空

氣，至爲新鮮，小溪裏的水潺潺的流着，田野中的小花，燦爛的開着，牧場上的羊羣潔白得如同碧綠的地毯上堆着一團團的新棉。在這種甘蜜而溫和的環境，人們泛着小小的白皮艇子，由風中送來一陣陣悅耳的歌曲，我真不信有甚麼凶惡的人類會在這世界中互相廝殺，演那凶殘酷烈的慘劇呀。

我到了那城中，直至過了好幾日，由於我的觀察，方才漸漸知道從前的臆度原來是完全的錯誤了。我到居民們的家裏去的時候，看見那些頭髮蒼白年紀老邁的母親們，常常虔敬的跪在地毯上祈神，面容上呈現出一種悲切的表情，恆切着爲伊們那些遠征的兒子們祈禱，希望藉着神的護庇，可以生還故里，家人團聚。他們——居民們——一面接到由戰地來的凶訊，那就要暗地裏號哭，哀慘的聲音，使人聞而心悸啊，我知道了，他們的表面上雖然鼓吹着保持着一種靜謐昇平的景象，原來是由於內心的愛傷已達極致，只好去尋些無聊的樂趣，以解愁腸，這正如傷心到極點的人，不能哭出甚麼眼淚，反倒笑了出來一樣的可憐啊。我既經明白了他們的內容，他們那些愉樂的事兒，在我看來也都變成含淚忍痛的追歡了。

現在我要把恰當這個時候的一件可泣可感的故事說出來——這故事是出於那城中一個平常的人家，並且完全是由於戰爭所造成的。

奧朋城雖是許多很小的城中的一個，但城中的居民擁有富厚的資產者，為數却衆。那般富人們都聚居在一條街上，因此那條街的別號就喚做富人街了。在這街中，常常出現一個身材高大精神活潑的青年人，他有一副健壯而秀美的容貌，秉着聰穎而明達的資質，他是常常快樂着，走起路來，總是昂着頭，把那金黃色整齊的頭髮映着日光發亮，那個姿式既是雄偉而且溫良。他是富人街中一家屋主的愛子，他由於父親所賜給的名字，是喚做約翰。

約翰自從進了那城中一個中學校裏讀書的時候，他就認識了馬麗——那個美麗而聰慧的姑娘。伊是住在貧人街裏的，伊並不是富人家的女兒，但伊却有令人羨愛的美麗和聰慧，並且，伊的性情又是十分溫柔高尚的，因此就足以吸引約翰對於伊的真誠而熱烈的愛惜。他們是由於光明而純潔的友誼，進而至於互相羨慕，互相眷戀，直至兩情融洽達於極度，於是他們由於雙方的憤願，就締結了婚約。

當他們訂婚不久，歐洲的空前大戰已經開始了。但是那時美國還未曾加入戰團，所以他們在這美麗的小城中，仍能度其天真安穩的生活。他們同在一個學校裏讀書，他們的形影刻刻的追隨着，不願意有片刻的分離。他們彼此共同研究各科的學問，互相質難和問疑，親密得無以復加。約翰有時要去和別人賽球，則馬麗必要隨在他的身後，同赴球場，爲他竭力的喝采助勢。馬麗有時要到湖裏去遊玩時，約翰也必立刻伴着伊同到湖邊，他就撐着小船，在那碧水柔波中互相吐露衷曲，遇着快意就同聲唱着他們所最愛的歌曲，竟使水面的飛鳥都能爲他們更加歡鳴起來，水裏的游魚也要昂着尖而小的頭，伸到湖面，去賞識這一對神仙中人的風韻哩。

在一九一八年的一个春日，——那正是一個禮拜日的下午，——他們又同往湖畔，在那樣瀾漫的春光裏，這一對璧人蒞止，正該爲湖山生色不少，但那時約翰却不再能像從前那樣的高興了，他黯淡的神情，悽惶的眼色，把那活潑少年的歡樂盡化成冷漠的悲哀，這種憂愁潦倒的態度，是他從來所未曾有過的，所以立刻就被馬麗所覺，伊是忍不得了，就開始問他道：「你覺得怎麼樣了？親愛的約翰，你莫非遇見甚麼不高興的事麼？」約翰只沉默着，這樣過了許久，他是不能

再忍受，使伊煩悶而傷心，並且也不能再延遲了，就直截告訴伊，他將離去這和愛的家鄉，去到那酷烈的沙場上去，加入這次的大戰，要爲國家和人道的緣故，去度那槍林彈雨的生活了。馬麗聽了這個消息，心裏實是悲痛已極，但極力的鎮靜着自己，不使把感情表露出來，却反很莊重的向約翰說：『這是很好的事，你去爲國效力，我極端的歡喜，並且願意你做一個饒勇的戰士！』

過了兩天，約翰就離開了奧朋城，他並非立刻就馳往前敵，却是和一班應幕的新軍同往一座大城中去受一種特別的訓練；在這城中將要再過幾個月的功夫，然後才編入正式的軍隊，開到法國去加入戰線。在這幾個月的中間，許多兵士的嬌妻都從各處趕赴那駐紮訓練的大城中去，和伊們親愛的丈夫相遇，以傾訴滿懷的情愫。但是多情的馬麗自從約翰去了以後，却從未到過那裏去和他謀面。

這樣，光陰過去得飛快，那訓練的幾個月很迅速的就過去了，於是約翰立刻要跟隨着隊伍動身赴法。他在臨赴法的前一夜，曾經費去許久的時間寫一封長信寄給馬麗。他到了法國，馬麗又接着他自法國聯軍營中寄來的一封信，只是報告他已安穩的抵到那裏罷了。從此以後，直過

了幾個很冗長的月，再也沒會有甚麼音信了。在這個長時間中，和約翰同去的他的哥哥，也是同樣的沒有信息寄回來。

一天，關於奧朋城約翰弟兄們在戰地裏的信息傳來了，那並不是他們自己寫來的，却是軍務處打來的急電。由於這個緊急的電報中，報告出那時美國所撥去的軍隊，正在努力着攻打與登堡戰線因為那城池極其堅固，德國精兵又屯集於此，軍中死亡的人數極衆，那時約翰弟兄二人恰巧就是在這枝軍中，自然也是在許多陣亡的英俊少年中了。這個惡耗傳到奧朋城之後，馬麗悲痛已極！伊哭泣得過度，甚至屢屢暈去。伊這時自己悔恨着從前當約翰在大城中受訓練的時候，未曾去和他會晤，以為自己對於他的情分實覺得太淡薄了！這種思想，使伊心痛，伊追想着自己和約翰相識以來的每一種小事，伊的柔腸已經寸斷了！

馬麗向別人宣誓，自己終生不再嫁給別人了，因為約翰就是伊唯一的愛人。並且，那時又有一件最難堪使伊更加傷心的事，就是約翰的父母在得着這種凶信傳來以後，不久就得了重病，父親在病了不久的時候，就撒手死去，母親雖然還有一些殘喘，却也不過是苟延着時日罷咧。這

些險惡的事，使馬麗悲傷得甚於死去，伊又常常爲了想起約翰而致昏厥不省人事。

再過了兩個月，軍務處的電報又來了，他們檢查那些陣亡將士的姓名，方才知道約翰的哥哥實在是已經陣亡，而約翰只不過受了一些傷罷了。馬麗得了這個消息，心裏快活已極，恨不能立刻飛到約翰的身旁，去爲他裹創敷藥，安慰他，看護他。一日，馬麗得着一個電報，知道約翰要快跟着一班傷兵們回來了，伊馬上預備好了，就趕到紐約去迎接他。

伊站在那寬大的碼頭上，時間過去得十分長久了，伊眼看着那滔滔不絕的海水，心裏想道，當他來了的時候，不知道我還能夠認識他麼？他也能認識我麼？我們見面時，當怎樣的快樂啊！伊只這樣不絕的沉思着，那隻偉大雄俊的輪船已經漸漸移近，最後竟靠上碼頭了。伊張大了眼睛，屏着急促的呼吸，看見船中紛紛走出來的人，有的是折了臂，整了脚的，有的是斷了雙腿，用白的紗布包裹着，由兩個人攆抬着，扶持着走的，更有的把頭用大的黃色布幅完全的包裹着，由別人擁抱着走的，上千上萬奇奇怪怪形狀不一的可憐的人們都從馬麗的眼睛前走過了，但都不是約翰，最後，下來的人漸漸的少了，伊方才看見約翰，他的俊貌已經是大大的改變了，和從前竟判

若兩人，不但是身體十分羸弱，並且雙睛已盲，只用手扶着一個工人的肩頭摸索前進。馬麗的心跳得極快，週身的血都湧沸了，放開脚步，立刻奔向前去。

「約翰！」伊大聲的喊着。

「馬麗！」他也能立刻辨出這是誰的聲音，而顫動的嘶出這一聲來。

他們互相擁抱着，只覺得萬種的悲哀，一一奔向心頭，熱淚一顆顆沾濕了他們的衣襟，他們却始終沒有甚麼話說。

奧朋城裏的人隔了兩日都知道約翰和馬麗就要從紐約回來，並且不久就要結婚了。當他們如期回來的時候，全城的人都去歡迎他們。衆人爲他們開了一個極大的會，這會中人都極力的表讚約翰的戰功，約翰和馬麗被家人寵愛敬奉得異常高尚，但却終不能却去他們心裏潛伏着的悲哀。

那時德皇已經棄國潛逃，德意志是完全失敗了，協約國的大勝利，到處都開着慶祝的宴會。新聞紙上用很大的字母印出約翰爲國戰爭的勳績，但是他的雙目已經失明，他已成爲盲人，不

能再使他重新看見這個世界，即便他的最親愛的馬麗，他也只能聽見伊的聲音罷了。

他們的婚禮將要於一九二〇年五月六號那日舉行在馬麗所住的那條街上一個小小的禮拜堂裏，那禮拜堂裏主婚的牧師就是我一一個同學，他親自對我這樣說：「他們的這種結婚，是值得令人佩服的，因為這時約翰的母親也是早已去世了，他的家產也是蕩然無存了，他拚着命的去「爲國効力」，只落得一雙盲目重返故鄉來了，但是馬麗却始終如一的，堅意誠心的嫁給他，伊這樣的說：「我們的國家雖然是已經把他的眼睛取去了，但是，我們應該感謝上帝，他的生命却仍舊能夠保存着回來。他的父母都已爲他的緣故而致傷心以死，他不再有甚麼依靠了，他孑然一身，貧苦無歸，正要我扶助他，我若能終身爲他服役，那是我所極引以爲喜的樂事！……」……」我聽了這番話之後，當時心裏着實受了伊的感動，我料想不到在這物質文明發達的國度裏，竟能遇見這樣賢德俠義難能可貴的婦人，我不禁暗暗的爲他們祝告着，願他們的結婚，成爲歡樂生活的開始，從此享受安甯甜美和愛美的生活，不再遇見甚麼艱險罷。

按照美國日曆算來，那是在五月一號，奧朋城中舉行一個極大的遊行，我那時也從學校裏

出來，加入他們遊行的大隊裏面。他們把美國的國旗高高的擎起，抗聲唱着美國的國歌，以抒發他們滿懷愛國的熱忱，真的，那實在是一個很熱鬧飛舞的盛會。

當我從他們那隊伍裏回來之後，在路中順便買了一張報紙，翻開一看，只見上面一幅中印着一個盲目的男子和一個美麗而端整的姑娘。在那兩幅肖像的下面，用大號字印出他們的名字，那是兩個很熟悉的名字，自然就是約翰和馬麗了。伊所着的衣服並不是美麗的新婦的服色；他更是簡單，仍舊的穿着那套戰士的制服。在他們肖像的下幅却印着幾個極其刺眼的字，是「馬麗已於昨晚因病逝世！」我的那位同學——那個教師——又是今天去替伊舉行喪禮。當我們這班熱烈的羣衆正在與高采烈喝吆歡呼的時候，他們恰在那裏舉行那種簡樸悲哀的喪儀了。當他們爲伊入葬的時候，也沒有甚麼人去弔唁他們，爲伊執紼，或說幾句哀悼的言詞；不過，我却實在知道，當伊未死之前，約翰定是靠近伊的身旁。在舉行喪禮的時候，除了那位牧師之外，雖然不會再有甚麼來賓；但我却又又能確鑿的知道，必定更有馬麗的那個白髮哀頹的老母，站在伊的愛女的旁邊，揮伊的老淚，並且更有那由戰地歸來失明的少年，他的已經碎裂的心，是跟着

伊的棺材一齊埋在深深的墓坑裏去了罷。

那時在美國的日報上，有一位多事的記者，曾經把馬麗這番堅貞不變的良心，大大的稱讚一番，同時，將約翰的戰勳也連帶着揄揚了幾句。不過我們確實知道：有一件事是永遠不會改變的，那就是馬麗已經是死了！後來據我聽見人說，伊的致死的原因，是由於伊的神經上的變態，至於伊的神經怎樣忽然會變態起來，却不能有人再知道了。

我的東家

美國的學生，在冬假或暑假的時候，往往到鄉下去幫農家的忙，每日也可賺三四元美金，一個暑假內，也可賺美金二百餘元，充作下半年入校購書付學費的用項。這是苦學生一種自食其力，以工供讀的普通方法。

我在美國的時候，也做了些自食其力的事，我現在要略略的寫一段故事。題名就叫『我的東家』。

我有一天從街上回到寄宿舍去，在路上遇着一位五十餘歲的人，他見我是異邦人，就站住了與我談話，我也謙謙虛虛的與他攀談起來。他問了我幾聲，我都很客氣的答覆了他，他最後向我說：「我的公事房離你的寄宿舍不遠，你有空不妨來玩玩。」

我隔了幾天，就到他的公事房去拜望他。

這位先生姓葛，名叫威廉。葛威廉有一妻一女，他的女兒是從美國一著名女校（Mt. Holyoke College）畢業，很是文雅而漂亮的。葛先生家中雖陳設不多，但是也有一口鋼琴，一只留聲機，二、三只小書廚，十幾只美麗的鏡掛。屋前有一小花園，挺立着三四株大樹，屋後也有一方地，爲種花種菜之用。屋的四週，有碧綠的草地，新鮮的花木，當春夏之交，到那裏去，真如同身入埃田花園一般哩。（美國小城中人的家庭，大都是有這種景况。）此外還有一間小屋，裏面放着一部「福達」小汽車，這是在暑假的時候，葛家用他到各處去遊歷的。

葛師母爲人溫和，葛先生爲人仁慈，所以家庭中十分和樂。並且葛先生一家人，在道理上也
很熱心，所以看見異邦人，就生出一種很親熱的愛心來。

我在美國讀了半年書，從中國帶去的錢，已差不多用盡了，身邊祇有五六元美金，前途漫漫，不知道如何過活；加以那時歐戰方酣，百物昂貴，一個窮學生，流落他鄉，既不能再得家中的接濟，又無人能為我在政府一方面設點法，正在這上天無門入地無路時候，那位葛先生就生了善心，在他公司裏為了我新設了一種職司，叫我當差。每禮拜也可賺五六元美金，可以付我的飯金，所以就得免為涸轍中的苦魚了，美人的性情，雖然比別國人要好些，但是仍不免有歧視他國人的惡習。他們看見我是一個中國人，總有點顧忌似的。就是教會中人，也免不了那種歧視。所以到禮拜日去做禮拜的時候，我在禮拜堂裏，並不覺得在天父的家裏，卻覺得是在美國人拜神的會堂裏。在我前面是美國人，四面也是美國人，獨是我坐的那一排座椅上，卻連一個美國人都沒有，真可謂無聊已極。所以有時候在禮拜天那日，並不到甚麼禮拜堂裏去，不過在自己房中看聖經，讀讀講經文，做了禱告，求天父把入類的罪惡與驕傲，漸漸的拔除罷了。但是自從認識了葛先生以後，他就請我在禮拜堂裏與他家人同坐，於是我有時坐在葛先生的身旁，有時坐在葛先生與葛師母的當中，又有時坐在葛先生的女兒旁邊。他一家人這樣的看待我，把我當做家中親人一般。

真使我心中十分的感激。從此我就每禮拜去做禮拜，那禮拜堂也就如同我自己的家了。後來那禮拜堂的副牧師，請我到他們的主日學校做教員，我也樂意的答應了。過了一年，我就薦到那教會做教友。

我在耶穌聖誕節的那天，沒有地方去過節；葛先生請我到他家裏去過聖誕節。我在新年的時候，沒有地方去過年；葛先生又請我到他的家裏去住幾天。在元旦喫早餐的時候，他在我早餐的坐席上放了二件禮物：一件是一條很雅觀的領帶（這領帶我現在仍舊寶藏着）一件是一張三十元美金的支票。

當我畢了業，離開葛先生所住的城的那一日，他的夫人特意用汽車來送我上火車，並且送了我兩大包食物：一包是葛師母所預備的；一包是葛家女兒所預備的。我在火車上，肚裏餓的時候，就把兩包食物打開，裏面都是十分好喫的蛋糕和水果。此處還有二封信。一封是葛師母寫的一封是葛家女兒寫的。——都是體貼入情安慰異鄉人的話；殷殷地勸我保重我的身體，不要心中難過。

這是一位基督教徒的東家看待一異邦僑人的實況。

葛家的女兒是一位賢德的婦人，他的丈夫，是從哥倫比亞大學醫科畢業，一向在紐約城鄰近地方行醫，後來因為做事過度，就患了肺病。葛家的女兒服侍伊那病的丈夫，週週到到，空閒的時候，常常把文學或雜誌中有趣的事，述與他聽。這樣直過了五個整年，一點兒沒有怨聲。我在他們家裏出入，也從來沒有聽見一次爭論和反目的事。這樣的人家，豈不是可為吾們青年的好模範麼？

我在未離我東家住的地方以前，葛家的女婿就去世了，兩位老人和他們的女兒，心中自是充滿了悲傷。但是並無怨天尤人的那種態度。

我回國已有二年，葛家仍舊常有信來，去年聖誕節的時候，寄來一本很好的書，是富斯迪博士做的基督教與進步。我實在覺得對他們不住，所以託人寄去一方繡花，他就寫了一封長信來謝我，並且叮囑我，叫我做人要抱樂觀，積些錢後來可以成家，享些家庭的幸福。我常常想想這樣的東家，與自己的父母有甚麼分別？他雖然是美國人，他的心卻是屬於基督的，所以他能有這

樣博愛的精神。

難忘的聖誕節

我在美國共過了四年，聖誕節也過了四次。

當我初到美國的那一年，真是舉目無親，處於人地生疏的孤境；那時沒有甚麼地方好去，更沒有甚麼人來邀請我。在那天的晚間，學校裏有同學幾個人忽然跑來邀我和他們一同到監獄裏去，他們預備在那裏爲一般囚犯們開一個慶祝聖誕的同樂會。我既然是十分的孤單，得了這樣意外的邀請，怎有不心感而表同意的呢？

我們一同到了預定的那所監獄，這時方才知道那監獄裏的犯人却完全是些婦女。伊們有許多是黑種人，白種人也不在少數。我看見這所監獄裏的佈置，真是十分的清潔而整飭，伊們所睡的完全是鐵架的鋼絲床，上面盡鋪着白色的褥氈，我想恐怕國內許多學校裏學生的寢室，不見得就能及上伊們的罷！當我們到了伊們的室中時候，那些室中的電燈，光明耀目，照着那樣雅

緻優美的佈置，很能令人發生些快感。隨後我們便一同到伊們那裏的禮堂中去，那座寬大的禮堂，却早已裝飾得十分的美麗。裏面到處有綠的樹枝，和鮮紅的蘋果，大凡外面人家在今天慶祝會場上所有的，伊們也都無所不備了。

那時由同學們的指使，便全體入席，正式開了會。那些女犯人就同聲唱起讚美的詩歌來。裏面有幾個黑種的婦女，唱的歌喉，更十分嘹亮而婉轉，抑揚中節，如音繞梁，那邊又有幾個是伊們在獄中所生的小孩，有兩個是被他們的母親抱在伊們的膝上坐着，有幾個却在地板上活潑潑地頑耍。同學們因為要使伊們全體在今夜得着充分的快樂，便做出種種滑稽的遊戲，或是講些笑話，使伊們都各張着笑口，那禮堂中便充滿了笑聲。我在伊們歡笑的時候，是坐在會場的後面，便閉着眼睛，用耳朵去接觸那聲音，腦中便發生許多幻想，我竟要想到這裏只是一個極快樂高尚的地方，決不會是一個甚麼犯人所集合的監獄。我又想到這個地方比較國內各教會學校在今夜所開的慶祝會，不但絲毫沒有甚麼減色，且或竟好過他們哩。最後他們——同學們——有禮物贈給伊們，並且分給每人一包食物。那時我也同樣的得着一包，便當時拆開，裏面盡是些佳

美的糖果，和外面各處慶祝會所有的並沒有甚麼兩樣。

我們在散會以後，將要出去的時候，就順便和那監獄中的辦事人談談。他對於各犯人的歷史，堅強的守着祕密，不肯輕易說出來的；現在他却指着一個青年的婦人向我說：『先生，請告訴我伊這個人怎樣？』我便毫不猶疑的說：『很好，那是一個很好的美婦人。』真的，伊實在是一個美貌的少婦，在伊的面上，絕看不出伊會犯甚麼罪。他聽了我的話，也就嘆息着說：『是的，』——但我真不知道伊是爲了甚麼事，就竟會用手鎗打死了伊自己的丈夫，因此伊便被判決須監禁二十年了……』我聽了，方知伊是一個殺死丈夫的重犯。那辦事人又接着說：『但那件事我仍然是不知道底蘊的，我想或許伊的丈夫不好，被伊打死，或是竟適當其罪，也未可知。但是伊現在既然是犯了罪，便不得不按照國家的法律去判決伊的刑罰了。伊現在已有了一個小孩，是在這獄中生產的，那真是一個可愛的小孩，我們這裏沒有一個人不愛他的；便是伊自己也很可人意哩……這裏另外有許多很好的婦女們，伊們的境况也和伊差不多，伊們多半是一時受了別人的迷惑，犯下了罪孽，但是沒有法啊，既犯了法，便不能不定伊們的刑罰了。』他說到這裏，很有些

感慨的樣式，停了一歇，便又說道：「照我的經驗上看來，在伊們中間，實在有許多很好的人，只是因爲一時的錯誤，便致終身抱恨了！雖然有些人在初到這裏來的時候，脾氣很不好，我們在管理上也很感受種種的困難，但是過了不久久的時候，伊們也便能漸漸的好起來，恢復了本來的善性，每每在各事上表現伊們優美豐富的愛心……」

他的這些話，我都很相信；因爲我親目看見伊們的體貌，親耳聽見伊們的歌聲，伊們那樣溫柔而優美的笑容，伊們那種婉轉而和樂的聲音，我在這些事中，已經知道伊們從前靈魂上的傷痛，已經是被療治好了！

「我實在覺得，這裏只是一所醫院……」我注視着那管理員，帶着疑問的神氣向他說了，他便笑着答道：「不錯，這裏原是醫院的舊址，後來那醫院遷移了，這裏便改做監獄。」啊，我的猜想原是不錯的；但我仍舊相信這裏並沒有甚麼改變，仍舊是一所仁慈的醫院，這院裏的病人們從前在社會上所受的種種創痕，到了這裏便能漸漸的使伊們獲着痊愈了！

我們既出了監獄，方才知道外面天氣是那樣的酷冷！並且這時又降着密密的雪片，這便不

能不使我感想到國內的監獄，在今日的晚間，有沒有這樣的觀念？在這樣的冷天，能不能溫暖得和外面迥然判別？就我所已經知道的說來，不過是充滿着冷酷，痛苦，失望，悲哀，而愈加增他們以惡意的反感，只慢慢的盡變做墮落凶暴的人生罷了，我們到了校中已經是十一點鐘了，房間裏的火爐正烈，溫暖乃如和煦的陽春。我因為一時受了感觸，引起了無窮的心緒，我就在電燈下翻開了聖經誦讀着，那便是耶穌降生的事蹟了。我讀到救主降生的地方，便深感覺到那伯利恆城馬棚式的旅店裏，那間齷齪的馬棚，那樣狹小的馬槽，是冷到和冰雪一樣了，我既知道耶穌是毫無罪過的降生到世界上來，只是爲着世人的罪孽而受苦；於是我便立刻聯想到那監獄裏可愛的小孩子們，原也是清潔良善毫無過失，只是因爲社會的罪惡，便出身在監獄的裏面！當他們長大的時候，恐怕將受社會的唾棄，輕蔑，加他們以各項難堪的凌辱，指他們爲獄中的兒童罷。但是我從另一方面想來，在美國是有許多具着基督精神的真基督徒，或可想到他們的無辜，對他們有同情和憐恤，設法輔助着他們，好像我的同學們會想到獄中的犯人一樣，於是我又放了許多心了！

那天夜間，已經到了十二時，我因為抱着無窮的感慨，毫不想到睡去，於是就做了一篇短的論文，大意是說到社會上對於犯罪的不平，有許多人是無辜受辱，屈服於社會職權的裁判之下，受着法律的支配，往往斷送了無數光明的人生！有些是真正的犯罪者，却因為法律一時未曾顧到他們，他們便能逍遙法外，還受着社會的相當敬禮，不過我在這紛亂的悲憤的思緒之中，看了看面前所已經翻開的聖經，便不得不虔心的感謝上帝為有罪的世人，賜下耶穌基督，因此使世人獲得原有的愛心。所以那些犯罪的囚人，還能有人在這悲切冷冽的夜間想到伊們，向伊們表深切的同情，就設法去使伊們一同得到歡樂的幸福，使歡樂的歌聲，出於伊們的口裏——這真是上帝聖善的大能，也即是基督愛心的表現了！

我自離開祖國到這舉目無親的異邦，雖然在這神喜人歡快樂的聖誕之夜，不能和家人團聚，知友傾談；但是這裏一班的異邦同學，却能把我的當做他們弟兄般的看待；見我獨居無聊，便約我一同出去，在精神上得着他們多少的幫助，在靈魂中得着他們多少的安慰，這便是基督教團結的精神，是基督降生於今夜的效果！所以我在這夜裏所感想到的聖誕，實在是含着極精深與

妙的美意，因為世界上自從有了這一夜以後，便使許許多多的不平等，惱怒，悲苦，悽愁，都一切消除了。

這是我在美國所度的第一次的聖誕，那真是給我以極深刻印象而永不能忘的聖誕啊！此後所過的三個聖誕節，雖然總有人請我到他們家裏去，有極好的待遇，但終不若那第一次聖誕那樣能感動我的心！當他們請我去的時候，他們家裏是有極優美的音樂奏着，但是我在現在却早已忘記了那樣音樂的聲音，只是那監獄裏女犯人們所唱的歌聲，却常常留在我的耳際。並且，在以後三次聖誕節，每一次有友人也曾贈送我以很貴重的禮物，但是在我心中存着更深的印象的，只是那獄中伊們快樂的容貌，和由伊們所生的孩子們的活潑的形態罷了！這樣，便使我從這裏得着一種極有價值的暗示：便是使我知道世界上最快樂的事，當沒過於和不幸者們共樂的事了。

三美女

這個標題，恐怕容易引起讀者的誤會，但這「三美女」只是說到三個美國平常女子的事，並不是說三個美麗的女子啊。這三美女，第一個是小的孩子，第二個是老的婦人，至於第三個，却是一個妙齡的女郎。伊們三人，並沒有密切的關係，伊們的生活，也至平淡無奇，但在我個人的主觀上看來，伊們三人，却很足以代表美國的三種人生哩。

那小女孩的年紀不過只有十二三歲，伊住在我們學校的對面，當我每次到餐堂裏吃飯去的時候，總要看見伊在門前遊戲，有一次，伊的小貓跑到我們的餐堂裏來，伊因為捉貓的緣故，也就奔入餐堂，從那時起，我方認識伊的名字是喚做佛蘭蕙。

伊確是一個極美麗的小姑娘，那粉白的面孔上，却覆着滿頭金絲的頭髮，伊穿着雪白的衣裙，腰間繫着紅色的帶子。伊的年齡雖很幼稚，但伊却非常的整潔，並且每日總是那樣活潑可愛。

我第二次遇見伊在主日學校裏，我那時在那校中教一班主日功課，恰巧伊就在我的班上。伊讀書十分的聰明，思想並且敏捷，言語也很清晰，因此，伊的母親，就贈給伊一本金邊的聖經。在禮拜日伊往禮拜堂中去的時候，所穿的衣服，極其美麗，伊也有小的手套，和花邊的小傘，伊走在

路中，儼然是一個小的貴婦。

我漸漸和伊相熟了，伊總是用那樣的嬌喉招呼我，『密司忒謝！』伊常常和我談話，我告訴伊以中國地方的情形，和中國小孩的狀況，伊十分的歡喜，並且自己說到長大的時候，願意到中國來遊歷。

夏天裏我在校中花園裏作些散工，我在工作的時候，伊忽然從綠的樹林中奔出來，美麗得如一個小仙女彷彿，伊和伊的同伴——另一個小女孩——跳繩爲戲，我那時因爲工作的勤苦，精神和體力都已很疲倦了，但我看見了伊們，心裏頓時就覺着愉快非常，並不再覺得什麼辛苦了，就爲他們拍了一張小照，並且在印後又送了伊一張，伊很歡樂很愉快的感謝我。伊看了我所做的工作，就向我說：『啊呀，你工作得這樣的辛苦……若是我，那一定是做不來的啊。』於是伊就立刻幫助我，爲我掘草搬泥，儼然的做了我的小手了。伊兩隻小手和小腳忙碌得十分快利，直到我的工作完畢之後，方才向我告辭歸去。這樣使我十分的感動，我覺得在伊那天真爛漫的心中，並沒有一些種族的界限哩。伊從此和我更加相識起來了，我把中國的好處向伊述說時，伊快

樂已極，伊向我說：『中國是這樣美好的地方，中國的小孩又是那樣的有趣，我一定要求告上帝，把我送到中國去！』

過了不久，伊把伊的父母介紹給我，伊的父親是一個公司裏的職員，人也很誠懇的，伊的母親正是一個溫良的主婦。後來伊的父親受了那公司的差遣，要到中國來發展他們的貿易，佛蘭蕙得了這個消息，立刻跑來告訴我，極得意的笑着向我說：『密司忒謝我，將有機會到中國去了！』伊就請我到伊的家中，要我把中國情形向伊的父母說出來。隨後伊的父母請我到他們那裏去吃飯，伊的父親起初很有些恐懼，他既受了公司的委託，要到那可怕的中國來，真覺前途茫茫，毫無把握似的，說不定他們要爲這件事十分的耽心哩。現在他看見他的愛女這樣的喜歡中國，又見我對於他們很能溫文有禮，並看不出一些野蠻的習氣，因此也就愛慕中國，而願意來了。

佛蘭蕙姑娘和我的感情真是濃厚極了，平日和我往來，實足以感解我在異邦中各種的愁煩，我每於無聊或憤懣時，得了這個小友甜蜜而酣暢的言語，就頓覺愉快而滿意了。在那年的聖誕節的早晨，我收到一小包精緻的禮物，裏面藏着些美麗的小手巾，和些華麗的緞帶，那就是佛

蘭蕙姑娘送給我的。

現在，要說到那第二個「美女」了，伊是一個年老的婦人，伊的姓名，我並不會知道，我只曉得伊的生活實是十分貧苦，伊靠着替我們洗衣服度日。我們給衣服伊洗，並不是因為貪得什麼便宜——價錢是一樣的——只因為聽人說伊貧苦無聊的情況，所以就不再送衣服到店中去洗，却給伊洗了。伊自己洗衣服，漿和晒，都靠着自己去，及至衣又晒得乾了，又一件一件的摺疊起來，用一個小孩子睡的搖籃——想係伊的女兒從前所睡過的——推着送來。有一次伊差不多很久沒送衣服來了，并且也沒會來討過衣服去洗，使我很覺希奇，就跑到伊的家裏去尋伊。伊住在一所小的木屋中，我敲着那門時間很久，伊方才出來開門，我這時才知道伊是正患着病。伊所住的屋宇是十分湫隘，那時正值冬令，氣候頗冷，伊屋中的火爐裏燒着不知道是些什麼雜料，發出一種奇怪難耐的臭氣。伊謙恭的讓我進去，我進了伊的屋中，落了坐，伊就請我替伊代收同學們所欠洗衣服的錢，我就應允了伊。過了不久的時候，伊的病少微好了一些，就又來到我們那裏，我見伊走路很覺艱難，身體也十分的軟弱，但伊是不能不來，并且不能不繼續着操作。

有的工作，因為伊若是不洗衣服，伊就無錢度日了。伊在病中洗衣，因為用力過度的緣故，不久就又生了病，我既然得知伊的病狀，立刻去探望伊去，由於這一次的探訪，伊就向我述說伊的苦情，我方知道伊原有一個女兒，早已遠嫁他方，從來並未會送過伊什麼一些的饋贈，那女兒是伊唯一的親人，伊現在尚且懸繫着，不能捨忘。這時伊已經希望斷絕了，伊既無力操作，并且毫無積蓄，即使買煤的錢也無從出。伊向我談話的時候，很覺親密，把伊胸中所蓄的隱痛，一一的擲在我的面前，我只感覺到伊的心中對於我並不以一個異邦人看待着哩。伊自己說出人生的無味，世界不過是殘忍而酷虐的生活，戰爭場所罷了。伊雖志氣高尚，不肯向人求援，但是現在因為無力操作，也就沒法可想了。我自己並沒有什麼可以幫助伊的，只得用誠懇的言語去安慰一番，請伊依賴上帝，勿在病中憂傷。隨後伊是由教會中的幫助，被送到醫院裏去。——關於伊以後的事，也只好交託在上帝的手机中了。

最後，說到這第三個。——一個妙齡的女郎。我是在紐約城裏見過了伊，伊恰巧住在我們宿舍的旁邊。第一次我遇見伊，伊是正在洗着自己的衣服。伊看見了我，好像要和我招呼一樣，面上

現出和靄的笑容。這實在令我奇怪，因為我原從來未曾和伊相識啊。我既和伊招呼了，方才知道伊的父親原是在高麗傳道的，所以伊見我是一個黃種人，就發現了親熱的表示，在伊的心目中，固不必分出什麼是中國人，又什麼是高麗人哩。那時是正當華盛頓列國聚會的時候，我們在談話的中間，伊時時願為高麗人吐氣，反抗強權，並且說是很愛中國的。——這就是我第一次和伊相遇的情形。

第二次我又在原地遇見伊，仍是在那裏洗衣服，那時我自己也攜帶着許多零星的衣物到那裏去洗，在紐約那樣大城中，生活程度的增高，經濟的壓迫，真足以駭人，所以自己漿洗衣服，差不多是大學生們普通的事。那次伊就去告訴我伊的身世，我方知道伊有一個哥哥，他是伊唯一的愛者，他不久就將結婚了。這時尙是夏季，他在夏季完了的時候，將來紐約哥倫布大學中讀書，伊也將隨着他進那大學的幼稚師範科去。伊的生活是很節省的，伊常常作工，方才可以得着恰當的費用。伊見我也在洗衣，知道我也是一個貧寒的學生，我也毫不客氣的把我自己讀書的情形一一的告訴伊，好像我們的友誼更加增進了。

隨後，不久我又在那裏遇見伊，那時已是下午八點多鐘了，天色已經黑了，伊仍舊在那裏努力的洗着盆中的衣服。我就走上前去問伊：「……你這時還作工麼？……你晚飯已經吃過了麼？……」伊既然向我說過伊還未曾吃過晚飯，我便問伊：「請問，你要不要我為你買點食物來？」伊起初不肯，後來見我的情辭懇切，就不再推却，於是我去為伊買了些牛乳香蕉之類，伊十分的感激我。於是伊告訴我：伊每週的工資只有二十五圓（美金），伊所寓屋的房金却要六圓，飲食方面又不能過於刻苦，——因為要身體強健，方好工作，——大概每日要二圓，其餘尙要買些零星的用品，婦女的化粧費，以及出門的車費，所以經濟上就十分的拮据了。平時衣服一層，是不會再有錢去製備了，因此遊戲場跳舞會，戲院音樂會，……等娛樂的地方，不但是不願意去，即使願意，而金錢與時間也不能允許的。所以平時只好用力去洗自己的衣服，務使潔白，所以伊平常的衣着雖是很儉樸的，但却也清雅宜人哩。今天是禮拜六，明天就是禮拜，所以伊不得不在這晚間洗衣了。我聽了伊的一番誠實的話，便問伊道：「照這樣看來，你下季要入大學讀書，這學費又將從何取出呢？」伊很幽靜的答道：「現在還不能知道，但總之，一切的事，都交託在上帝的手中罷。」

了。」伊歇了半晌，又告訴我：「在上禮拜我得了我的工資，就把這二十五圓金幣放在房中的桌上，沒過一點時間，我再進房裏去時，那金幣都已不翼而飛了！我那時真是十分的着急！不知道將怎樣度過這一禮拜了……」伊說到這裏，傷心得差不多要哭了。『後來我沒有法想，就跑到東家那裏去，把這件意外的事告訴了他，幸得東家憐恤我，肯支給我下禮拜的工資，所以現在的二十五圓，却要支持兩個禮拜了，因此我的晚餐……』

最末的一次，我又遇見伊，伊仍在原處，照樣的洗着衣服。我問伊：『你會到那裏去遊玩過麼？』『未曾。』伊這樣的回答我。『那麼，明天你將到那裏去做禮拜呢？』伊微微的蹙着眉，就望着我說：『明天我將往天主教堂中去，我並不是要聽什麼高深難明的道理，但我却願意去聽他們那裏唱詩班的唱詩……我是喜歡幽靜，而絕對的嫌惡這塵囂的城市！我並不愛這繁華的大城，不過是因為要陪伴我的哥哥讀書，方才到這裏來的。我倘使將來讀書有成，我想我定當到高麗去，爲那裏的小孩謀求幸福……』

伊的性情，實在是喜歡幽靜，所以伊常常喜歡獨處，即無甚交際，伊也自甘淡泊，伊是很善於

彈琴的，但伊却不願爲人一奏。伊對於這美國唯一的大城，並不發生什麼好感，伊見了工業的發達，且有厭倦的心理。伊深深的覺着物質文明的科學並不能感化人心，不能使人不做賊，不去偷竊伊所得着的血汗工資！即便是教堂中教師在那講台上空泛的講道，伊也不願去聽，伊的身體很健壯，精神也很活潑，所以伊的生活雖是貧苦，伊的前途雖是不甚光明，但伊却下了決心，願意求學有成，隻身往外邦去爲人類服務。因此伊現在住在紐約，不過是暫且屈居罷了。

在上面所說的三個人，從表面上看來，好像是沒有什麼重要，伊們的人生，也都是平淡無奇，固然，我們不能夠說伊們對於人羣社會有什麼偉大的關係，但若仔細的去研究一下，則能覺得在伊們的生活，實在足以做我們今日的教訓。那第一個小姑娘，是天真未鑿的兒童，還沒會受着什麼物質的戕賊和毒害。第二個老婦人，却是已經受了經濟的壓迫，被物質文明所摧殘，其人生，只是充滿了黑暗悲哀和憐憫，伊做了社會中的落伍者，只好抱着『失望』而終其生了。至於第三個少女，伊正當年富力強的時際，伊有堅決的意志，竭力和物質惡魔相戰爭，雖然屢次敗北，而精神却毫不退却，我們應該爲伊祝禱，盼望伊能堅持到底，終要勝過這時代的環境哩。

老僕的故事

我自入了美國那個學校，那學校中有一個年紀很老的僕人，他已經有了七十多歲，仍舊在這校中聽差。他自從到這裏來直到現在，已經做了三十餘年的工，他現在的家境已經可以稱得起『小康』，自己也建築了兩所房屋，並且有了七八千現金，但他仍舊是盡力的做工，不肯稍存懈怠。

他的鬚髮都已禿白了，但他的精神却總是那樣矍鑠着，他不但在暖和的春夏時候早晨起身得很早，即便在嚴冽的冬天，他也總在四點鐘的時候起來，獨自在教室、禮堂和教員室的台階前掃除那皚皚的積雪。他穿着破舊的衣服，却毫無怕冷怯寒的態度，雖然在風雪的當中，他也是這樣。

『啊，天氣這樣的冷，你爲什麼不遲些起來掃雪呢？』我殷勤的問他。他向我望了一下，仍舊繼續着他的工作，搖着頭說：『不，若是遲起了，那麼這些鬆軟的雪就要被人踏得切實堅硬，而不

易掃除了……並且我在早間還要去加煤到火爐裏，又須揩抹地板……」我聽了，很覺有理，就又問他：「那麼，你覺冷麼？」他笑了笑說：「說什麼冷呀！我因為用力的緣故，却很暖哩！況且我每日早晨雖然是起先要衝寒操作，但所得着的工資却也不薄啊。」

他爲人是很和善的，我從未見他和學生們爭執過什麼，或是向人冷淡着；他總是那樣熱心着幫別人的忙。因此同學們就都很愛戴他，喜歡和他接近了。他在校中，尤其是待遇我格外覺得親密，因爲我在這學校中原是第一個中國的學生，他首先並不能知道中國人究竟是怎樣的性情，很有些無理由的恐懼常常發生在他的思想裏面。現在既經和我認識，他見我並沒有在他猜想中那樣野蠻的行爲，他知道我的性格並沒有比美國人卑劣一些，就自然而然的十分喜愛我了。

我和他自認識以來，雙方的感情日有進步，我們中間不久已經發生了極親密的友誼。我常常到他家裏去坐坐，和他閒談些沒有範圍的事，他的那個老妻往往遞給我一大塊蘋果餅。在天氣寒冷時，我們且能夠得着些熱的咖啡茶喝着哩。我們圍坐在火爐的旁邊，隨意說些閒話——

有時或竟不說什麼——我覺得心裏真能得着不少的慰安和愉快。

有一次，我到他那裏去，碰巧他的老妻並不在屋裏，他呢，因為工作得太疲乏了，就睡在床上。我於是坐在他的床前。他吸着淡菴芭，那濃厚的煙時時從煙斗中冒出來；我就開了留聲機，隨意挑選着各種的唱片。我倆都不交談，只靜靜的聽着留聲機，那時恰有一張歌片，是一個著名的歌女唱的，那聲調和美圓囀，實在足以完全表現出女子們心中深深藏着的情緒。我們聽了，這又愉樂，又幽深，又淒婉，又怨愁的歌曲，都受着一種神祕的感觸，我是再無勇氣去換下面的片子了，他也把煙斗放在手裏靜默的深思。

「謝君，我今天要趁此機會，向你述說我以前的歷史，你也願意聽麼？」他顫抖着喉音，我知道他已經受感得深了，就連連的點頭，表示我的願意。於是他就述說了以下的事蹟：

「我本是生在英國，到二十餘歲時方才遷移到美國來的。當我少年的時候，在那古老的英帝邦中，樂趣正多，許多少年行樂的事，將我的光陰盡消磨了去，所以我就不喜歡再去用功讀書了。但是我的家庭並沒有什麼財產，那種優遊卒歲的生活，不能夠長久的碼留着，所以我在十

七歲的時候，就到一個富翁家裏去充當他那花園的管理人。我自從作了工，就儼然是一個有職業的人了，在每禮拜六晚上得着我應得的工資，走回家去，把這筆小款交給我的父母，他們就爲我收藏着，以備我的用度。到了禮拜日，我就換了一身潔白的衣服，到禮拜堂中去，在那唱詩班裏和許多男女一同唱詩。散了禮拜之後，就和同班的女朋友們周旋一會，然後回到家裏，洗過了面和手，那時母親已經把午飯預備妥當了。

『喂，謝君……』他磕去了煙斗中的餘燼，用力吸了兩口，那將絕的焰又燃着燒過的煙葉，發出『孜……孜……』的聲音了，他就又接着說：『我那時年輕貌美，身體也頗健壯，因此就有了許多女的朋友，伊們或是和我的年齡相仿，更有比我長大的。伊們都很歡喜和我做朋友。伊們有許多也可算真心的愛着我，我那時只圖着一時的快樂，往往不能克制了自己的情慾，而墮入罪惡的深淵。直到現在，回想起來，良心上還要時時作痛！我想那時最好是不要有什麼女的朋友，或者今日尙能多得安慰；那時既有了暫時的玷污，今日就永難滌淨了！我對於這樣的事，並不能怪什麼別的人，或者只能怪我的容貌罷——不，那只是因爲我幼時沒曾受過良好的教育，所

以就不知道什麼是罪孽和危險了。

「在前面我已說過，當我在二十多歲的時候，就從英國乘船到美國來。我那時在船中得遇一個年輕的女子，伊和我相識不久，就向我說伊是十分的愛我，願意嫁給我為妻。我當時因為不好推辭，也就應允了伊，於是伊和我竟極端的親熱起來。不過我眼見伊的舉動，總覺有些卑俗，心裏就很不歡喜，及至船抵紐約時，我就急急登岸，擠到人叢中去，使伊不能尋覓，就撇棄了伊。像這樣的行為，到現在想起，心中還覺不安哩……總而言之，我在年輕的時候，不明白什麼是真理的道路，只圖逞一時的快樂，而不顧其他，所以演出許多黑暗而滑稽的往事。這些事雖然也不無有別人害了我，但我害了別人處，却終比較得有些。

「我到了美國之後，也便尋得一個位置，這位置是顯而易見的，自然就是花園中的藝人了。我在一家花園中充當了一個藝菓樹的人，就將英國植菓的方法，完全介紹到美國來，我能夠把各樣菓實培植得十分碩大，並且在嚴列的聖誕節日，捧出新鮮而肥壯的紫色葡萄，陳列在主人的筵席上。我在花園的工作上着實的賺得些錢，由於我謹慎的儲蓄，不久就結了婚。

「我的那個妻是一個很賢德的婦人，我和伊真心的相愛着，沒有一些疑慮和猜忌，我把我所賺得的工資全數託付了伊，伊也謹慎而設法的儲蓄着。我們在這樣戀愛的家庭生活中，隨後就有了幾個小孩。直到現在，我還是這樣的想：人是應該享受家庭幸福的，青年人有了家庭生活，就能免除了許多不合理的行爲和不安全的生活。這話恐怕不會遭人反對的罷。」

「我既有了家庭，作工就更加勉勵起來，我和我妻大家相幫着做事，並且又加上了刻食儉用，所以不久，就積聚了一千圓。那時恰巧有人向我兜賣某公司的股票，我就用我們的儲蓄買了來。這種股票，自被我買了以後，不到兩個月，就自一千圓漲價到二萬圓了。於是我和我妻商量，我主張把這股票趁機賣了出去，我們就可以得着二萬圓，把這筆鉅款存儲在銀行裏，像我們這小戶人家的生計，也就有所依靠了。但是我的妻却說：『請再等一等，試看這市價還會高漲罷。』我就向伊說：『喂，那是不會的了，現在已經是漲到二萬圓了，還要再漲到什麼地方去呢？』妻却又這樣向我說：『嚇，你爲什麼這樣不能耐幾時呢？從前不是自一千漲到三千，三千漲到五千，而一萬，一萬二千，一萬五千。直到現在的二萬麼？你怎樣知道此後不會再往上漲了呢？這種提議，我並

沒有什麼話去駁斥伊，所以只好依從了。但是經濟的變幻又豈是我們這等人所能料想的呢？不到一個禮拜，我們換票的價格已經跌落到一萬圓了。我在那時又向妻說：『在這時賣出罷？我們仍可得着十倍的利息啊。』這更引起伊的憤怒了，伊堅執着不肯，伊只是這樣說：『你怎樣知道這價格就不會再漲了呢？』我也沒有什麼把握，只好再依從了。但到後來，情勢愈不對了，股票的跌價，竟日落千丈，不久就連原有的本錢也賣不出了！

『我妻爲着這件事十分的憂傷，常常的哭泣，伊失望着喃喃的說：「我真是傻子！我爲什麼不依從你的話呢？」我很可憐伊，極力設法的安慰伊，我向伊說：「這又算什麼呢？你看，我們不是從沒有什麼錢積蓄起來的麼？我們難道不能積蓄到二萬圓麼？」伊是不會再受安慰的了，並且常常想到這件事，就要傷心痛哭。這時我們已經有了六七個孩子，這都是要靠伊撫養的，伊的事務重多，心緒又極不舒暢，因此身體就日見衰弱了，不久伊就得了不可治的病，從此就把伊的一生葬送了！……」他的聲音十分的悽楚，述到這裏停了好一歇，那縐紋深陷的眼眶中已經有些潤濕了。我也不禁爲他嘆氣，哀悼伊的不幸。於是他又接續下去了：『當伊在將死的時候，

却認真的叮囑我：「我愛，無論如何，你終須早點續娶，因為我們的孩子，你也不得不早點續娶啊！」並且，伊介紹給我伊的小時的朋友——這就是我現在的妻了。

「我現在的妻雖是沒會生過小孩，但伊的性情也很柔順，並且待我也極好，我們自結婚以來，總是相愛的度着和美的家庭生活。有一次伊又生了病，這病竟十分的沉重，差不多要死了，我那時極端的驚駭，惟恐伊棄我而去，但是托靠着上帝的保佑，伊不久就恢復健康，不過却因此損害了一隻眼睛。我對於伊，並不覺得缺少一隻眼睛就會嫌惡，並且却仍舊是愛戀着伊……只是，我們雖是十分的相愛着，現在家庭中並且也不再缺少什麼，但我的心却仍舊是繫念着前妻，我在工作或休息的時候，伊那種爲失去金錢而悲哭的傷心景况，常常出現在我的面前哩……」他述說得那樣的真切和淒惋，我看着他的那付老態，心裏真有說不出一種深切的感動。

此後不多幾日，就到了聖誕節了，我在聖誕節前，接到一位朋友的信，邀我到他那裏去度節，於是我就離開了學校到另一個城裏去。

那天早晨，天氣是很陰沉而寒冷的，我吃過了早餐之後，就在火爐旁讀本日的早報，却不料

在那張新聞紙上又發現了關於那老僕的事。

他的長子，已經有三十餘歲了，那正是精力充足，憤發有爲的人，但是在前天只因和妻子發生了一場口角，就失蹤了。直到昨日，方才發現其縊死的屍身於住屋的隧道裏面，我讀了這段新聞，很爲這件不幸的事煩悶着，並且，這又恰巧是關於他的事哩。

我從這城中回到學校中去，遇見了他，他就向我哀哭不止，老淚縱橫，不禁使我心酸。他雖未曾說出什麼話來，但我却很明白他是爲兒子而悲慟的。他並不說出什麼話來，只是哀哀的哭泣，這更令人難堪，他揮着眼淚去購買棺木，料理兒子的喪務，並且又要安頓他的寡媳，籌畫伊的生活之資。他對於已經死去的兒子，自然不能抱着什麼怨恨，但他知道兒子的慘死，却是出於媳婦的逼迫，他對於這個媳婦就難免有些愠懣了。然而伊已經是一個可憐的婆媳了，並且又已經有了兩個女孩，他看着那兩個活潑可愛的孫女，也就不得不憐恤他的寡媳。不過他見了那孫女們的面，更不禁要追念起伊們慘死的父親，而致傷心大哭起來。從我回到校中以後，他就改變了他原有的人生，他只是終日陷在憂愁苦悶之中，見了同學們，就痛哭不止，並且悽慘的述說着自己。

的生平，和他那個兒子的歷史，從此他的體力也就漸漸的衰頹了，他不再有像從前那樣矍鑠的精神了，但他仍舊不停止他的工作，他因為工作得喫力，就常常睡下休息，並且又患着腹痛的病，病發的時候，恨不得立刻死去，但當痛過之後，他就又開始了他的工作。

當我在那校中畢業之後，快要離開那校時，他對我更覺有些隨倦不捨，我那時有一千多本的書籍，要裝運回國，都是得了他的幫助，方才得裝着妥當。我那天離開了學校，在臨和他分別時，他緊緊的和我握手，並且這樣說：「請你以後常來看看我」因此我在未回國之前，又去探訪他一次。

我從美國回到我這古老而可愛的母邦之後，曾經收得他那老妻的來信，信中向我說到他的事：「……他在一天措校中的玻璃窗，不知怎樣忽然失足，就從高處跌了下來，他便那樣的睡在草地上，過了四五小時，並沒有什麼人知道。後來還是我（其妻自稱）去尋他，方從草地上發現了他的身體，那時他差不多快要死了！後來請了醫生來，經醫生的施救，方才復蘇，從此他不能再到校中工作了……」在這封信的後一個月，我又接到他自己親手寫的一封信，他說他仍舊是

睡在床上，終日不能起來，這事是很使他不舒服的。他並且很記念着我，希望再能夠看見我。並殷殷的問我已否結了婚。在那信末，又和我說了幾句笑話。

現在，我常常在夢中見他已經是死了，他的骸骨並且是葬到黃土深處了，但不時却又得着他親筆的信，方能實在知道他仍舊是活在人間。我很希望他能夠再活幾年，——再快樂的活幾年，少受些痛苦，以補償他人生中的不幸。

資本家的紐約城

紐約城真可算是資本家的大本營，在那裏若不是資本家，就要感受着不少的痛苦，并且要覺得處處都不安適，而知道自己是沒有資格可以在那樣的地方居住的。我第一次到那裏的時候，原是預備在那裏耽擱一年，但是後來只在那城中住了五個星期，實在不能再住下去了，便決然的離開了那裏。

在那城中，原是有許許多多供給遊樂的地方，備有種種娛樂的事，但我終覺得那些祇是爲着圍面凸腹的資本家們而設，決不是資本階級而外的人們所能享受的。或者更可以進一層說，那些設備，不過是資本家們設備着用來利用人的；他們用那些事引誘別人到那裏去，替他們做牛馬，做苦工，擁護他們，鞏固他們特殊的地位，這好像是大人騙着孩子爲他做出許多出力的事，却把他一點糖果嘗嘗一樣。那裏有極大的戲院，可以容得下上萬的人；然而在那裏面所演出的戲劇，對於社會人心的影響，是大半沒有真正的好處的。那裏又有很大的博物院，裏面藏着各種

的動植礦物，山供水珍，網羅畢具，可以算是光怪陸離，無所不有了，但那樣的地方頂多也不過只看二三次，就要覺得煩厭了，在那裏更有極大極高的房屋，如同十分百貨店的（註一）大王華爾吾斯的總公司，是五十多層偉大的建築，可算是輝煌瑋異了，但是要登他的那個頂上去時，還得花費五角金洋哩。我因為好奇心的驅迫，便也出了五角錢上去看看，但到了上面，又是使我失望！因為我在那上面所看見的，並不是什麼偉大的奇觀，却只是昏沉黑濁的煙霧，彌漫了天空。從上面向底下望去，只見房屋如同伏在地面上的小蓬子一般的低矮，人和車不過是螳蟻那麼大小罷了。我站在那樣高的頂上，從眼中所得着的印象，只是更加知道著名的繁盛的紐約城，不過是資本家的營壘，你看全城的形勢，只是一座結實的營盤——資本家所結合的營盤！

紐約城內也有許多的大禮拜堂，我去的那個時候，正值夏令，那些禮拜堂裏的牧師們，差不多大多數是出去避暑去了，并且城中許多的居民那時也是到別處去住，他們或是旅行到風景優勝的名都，或是暫居在海天間適的別墅，有些代理的牧師只是臨時聘請來的，那只是爲要應酬夏季到紐約來的一班客人們而設的。在那些禮拜堂裏，平常大都空閒的，若是遇有著名的牧

師來了，便要十分的擁擠了。并且若是當著名牧師演講時，禮拜堂裏便是出錢的人可以聽道，不出錢的人就不能，幸虧我那時去，恰正在夏令，禮拜堂裏的空座甚多，若是平日，沒有出捐錢的人，便沒有資格到禮拜堂裏去敬拜上帝了！便是僥倖有一點隙地可以立足，也只好是自始至終站着聽聽（道理恐怕也難得聽見）罷了。在這裏我又感覺到，即使是敬神的禮拜堂，也要受着資本家的支配；便是有名的講道牧師，也須受資本家的控制，譬如近世一班不畏權勢的宣教師，若是處於紐約，其地位必難穩固，並且若是他們常想在紐約城中禮拜堂裏講道，就很難得着資本家們同意的。

紐約城在文字方面，也可以稱為全國的總機關；在那城中有許多報館書店和印刷局等等。我有一次到一個公眾的圖書館裏去，看見那裏有極大的房屋，裏面藏有極豐富的書籍，報紙也不下數百餘種，來看書閱報的人，真是十分的擁擠，和熱鬧的街市一般。我到了那裏，便感覺到現代物質文明的發達真可算已達於極點。那裏面書籍的宏富和優美，真是琳瑯滿目，美不勝收，也使我知道那是對於人的知識和性情上，有無窮的幫助，便也不禁要讚賞物質文明的優點。

但嗣後我因為聽了兩件故事，於是便使我的觀念又因之改變了不少。

那第一個故事，便是說到一位負有盛名的著作家，曾把他的一部作品出售給一個書局，那書局中的經理向他說，必須經過他們的修改，才可以代為印行。其後到了出版的時候，不料那書裏的最精采處，都被書賈刪去了！由此我想像到有許許多多的書籍，只是因為可以獲利而出版，並不是要宣傳什麼真理的。

那第二個故事，是說到文字界受着資本家壓制的事實，有一次曾經有一人從實地的調查得着極實在完美的材料，足以為勞工界吐洩不平的積氣，他當時，將那稿子分投到紐約著名的兩個大報館裏去，不料那兩個報館竟不肯把他登出。後來那人自己願意拿出廣告費來，認為廣告的文字，也不能得那兩家報紙的許可，並且又通知各同業的報館，不得替他登載。於是那人只好自己出資付印，但終不能獲着羣衆的歡迎，銷路不廣，閱者寥寥。

我在紐約又曾因為一件特別的事，使我受着深刻的感觸。我在報上看到美國新紀元教會聯合宣告破產的消息，並且又登着該會拍賣器具和動產的廣告，我便莫名其妙，真不解他們為

什麼會失敗到這樣的地步呢？後來打聽出來，該會失敗主要的原因，便是因為觸犯了資本家的怒忌，由於資本家的掣肘而致然，這事的真象照我所聽見的是這樣：在一年之前有一次史蒂爾鋼鐵廠的全國罷工風潮發生以後，那時聯合會有一部分原是研究工業問題的，所以特派專門的委員去實地調查這事的真象，由於這一次調查的結果，便證實了資本家的苛刻；因為他們太酷待工人了，加增工時，刻扣工資，使勞働界不能安於他們所應有的適當生活，他們爲自衛起見，而不惜忍痛出於罷工之一途，那委員們將要把他們所調查的原稿付印，預備以此事的真象，報告給全國的人民。當時資本家方面得耗，就設法阻止，但聯合會不肯屈服，仍舊是印了出來。於是資本家們便正式向聯合會提出警告說：「你們這樣做去，你們必將失敗的！」隨後他們就去運動各教會裏面掌權的董事們，（那些董事們也都是由資本家裏面選出來的，）提議取消教會對於聯合會捐款的供給。聯合會在經濟上受了這樣重大的打擊，便不能支持下去，而致有這樣的失敗。這回事是長老會中的董事們首先發難的，我所以能夠知道這件事的經過，是由於原先在聯合會裏面辦事的一位職員親口告訴我的。我雖然不能確實相信這件新聞是完全的事實，但

是聯合會的失敗是事實；聯合會要印鋼鐵罷工風潮報告書也是事實；資本家阻止他們付印又是事實。——由此我可猜想那位職員所告訴我的話，大概不致有什麼錯誤的。我對於那些聯合會中的職員們，能夠不畏資本家的威勢，以其不屈不撓去惡務盡的奮鬥精神，卒能印出其調查中得着的報告書，實在表示極端的敬意，因為這樣的精神，實在便是耶穌基督不畏權勢的精神哩。

在紐約又有一件事是我所最不憚的，便是那裏有一街名叫唐人街，街道是非常狹小的，在那街的稍闊的地方，却又造了一層空中的電車道，遮斷空中的陽光，真如同人間的陰間。那街中的居民，完全是我們中國的百姓啊！又有猶太人所居處的地方，也是充滿着污穢，滿街都是些紙頭和齷齪。這兩處若是和紐約城中富室們所住的地方比較起來，又何止有天淵的分別啊！這便也足見紐約社會貧富階級的懸殊，和人們勢力的不均等了。

我到紐約時，是住在一所夏令的學校裏面，在那校中又住有幾個從美國南方小城來的女學生，當我和他們傾談時，那總是大家聚集着在吃飯的時候，伊們便問我：「密司忒請告訴我們，你喜不喜歡這紐約城？」伊們問時是那樣的笑着，快樂的心理完全表現伊們的面容上面，

那是正在預備聽見我給伊們以同意的答覆的一種表情。但當我以我自己對於紐約城不十分喜歡的意思告訴伊們之後，伊們便覺失望，並且把詫異的眼光滿射在我的面上。我就又問起伊們對於紐約的意見如何，伊們却說：『啊，我們是很歡喜這紐約城的，這樣的大城既繁華又熱鬧，我們正在打算着在這裏找些事做，預備在這裏久居的了。』那時我們正是吃着糖，於是我便想到伊們到了紐約，已經是吃着資本家的糖了。我對於伊們，不能表示着大希望，但我也並未曾把紐約城裏種種的事實去告訴伊們，好像在這城中一日間青年夫婦的離婚案件是發生了多少；且有時有整千百的青年婦女忽然失了蹤，一生埋沒在永無音信的裏面……我不願現在破醒了伊們一時快樂的迷夢，只期望伊們在紐約住了不久的時候，便能窺見紐約的真面，不投到好人的羅網中去，那便是伊們的福氣，也便是我的祝禱了。

這便是我第一次到紐約後五週間的經歷和感想；住了五週以後，便不能再住下去；就離開這繁華熱鬧充滿着不少罪惡的紐約了。當我第二次再到那裏去時，只在城中就攔了一個小時，是因爲天氣太熱，會到火車站相近的一家冰店中，吃了一角五分冰忌淋之後，就再乘車向着西方而去。

(註一)那種百貨店專售值價五分和十分美金的東西，故名十分百貨店。

三 牧 師

當我到了美國之後，曾經在空餘的時間裏，讀過些有名的小說。在我所最喜歡讀的幾本小說中，其書中的主人，恰巧都是牧師。我現在述說的這三牧師，便是三本書裏所談到的。

第一個牧師是一位青年的學生，他的家庭原是十分美滿的，財產很富，他的志氣却極高尚。當他在大學裏讀書的時候，他的功課成績是那樣的優美，以致同學都羨慕着他。嗣後他從大學裏畢了業，有許多知道他的人，便又極力的勸他出去做普通一般人所尊崇的事業，可以由此摺得社會上高尚的地位和豐富的金錢，但他却不願意墮落了自己原有的志氣，所以又繼續入神學去研究宗教，他在神學裏的努力和發憤，使他的品德更能加增起來；他從神學裏畢了業，便有幾處著名的大禮拜堂紛紛的來函聘請他去做牧師，他又不肯去就，由於他自己的情願，却到一小小鄉鎮上一所專為勞工預備的禮拜堂中去傳道，他在那裏和一班胼手胝足的勞働者共同甘苦，竭力的撫慰他們，向他們宣傳天國的福音。那時他尚擁有很雄厚的家財，但自從那一次那

所小的禮拜堂，忽然被火燒了以後，他就獨力重建一所，於是便耗盡了他所有的家產，因此他就變成了一個貧人了。

他有一個最心愛的未婚妻，也是一個富室的姑娘，伊是十分美麗，並且又曾受過高等的教育。伊原也是很傾心的愛他，但自從見他這樣的行徑，心裏很覺不以為然，屢次用婉轉的言語去諫勸他，他終不因此就改變他的初衷。伊的家庭後來因為顧全體面，不願把嬌女嫁給一個貧人，就設法要和他解除婚約。他的未婚妻，原是一位好女子，伊雖然不肯因他的貧乏，就損害了他們的愛情，但伊却因他不肯和伊表同意，又顧念着前途的幸福問題，便也不敢遽然的委身嫁他。他不但受着親朋的疎遠，並且在自己的生活上，也受了許多痛苦，最後因為積勞的緣故，就成了肺癆的絕症。他的病根已經十分的深了，身體羸弱，精神頹喪，危險的現象已經完全的畢露了。他入了醫院，他的未婚妻也到醫院裏去服侍他，盡心的看護他。他的生命是已經絕望了，他自己知道他是不会再有生活在世界上的可能了，但他不特不因此悲傷，却反覺得快樂，因為他所經營的那所新禮拜堂已經落成了。他不久便在那醫院中病死了。這雖是一個小說中的人物，但據我所

聽見的傳說，他實在是曾經活在世界上的，他的人生也是這樣的，不過既經小說家的描寫，便更覺加上許多聲色罷了。

第二個牧師，是一位很有知識的學者，他有深思的腦筋，豐富的情緒。但他却是一個很貧乏的人。因此他雖然已經到了三十餘歲，尙未曾結婚。他在一教會中供着牧師的職務，却又在一所女學校裏管理着學生。那學校裏有一位很活潑而美麗的女郎，很能夠了解他，欽佩他，把他看做伊自己理想中模範的人。伊對於他的言行，都能充滿着注意和興味，直接點說來，伊是已經愛上了他了。但伊原已有了一個未婚夫，他是一個水手，在許多時前，是隨着一隻巨艦到海的那邊去了。在他去了之後，便有一種凶信傳來，說是在海中溺水死了。伊得着了這種凶惡的消息，心中便充滿了悲哀，以為人生是寂寞寡歡的，是沒有什麼希望的，那牧師知道了伊的苦况，就設法安慰伊，他用盡了種種心思，為伊的幸福打算。伊也十分的覺得世界上最愛伊的人，除了那位已經溺死了伊的未婚夫，便要算是他了。伊看他是自己知心的人，對他肯佈出自己的心腹，並不覺得有什麼牽強，所以便在不知不覺間，就愛上了他。他呢，見了這樣聰慧的女郎，又是這樣可憐的身世，

也便由同情憐恤而發生戀愛的心情。所以有一次祇有他們兩人在一處的時候，他便正式的向伊求婚，伊也很覺得自然，便允許了他。因為伊久已愛了他，所以他的年齡，雖然是比較伊大了不少，伊也不以為有什麼不好。不過在他們二人密訂的婚約，尙未曾正式的宣布出來時，伊從前的那位未婚夫——水手——却從人料想不到的時間上，竟平安的回來了。這自然使伊得着意外的快樂，但當伊忽然想到已經另和他人訂了婚約，便十分的懊喪，悲傷得比從前那位未婚夫失蹤時還要厲害！

這牧師正在家裏安靜的預備着禮拜日宣道的經文，他坐在那間樸質簡淨的書室裏，仔細的翻閱聖經，那時伊忽然到他這裏來了。伊是那樣的慘淡和憂戚，伊的面上，差不多已無人色，使他見了真是受了極大的驚駭。

「請你告訴我……你是爲了什麼呀……」他極誠摯的繼續着問伊，但伊所回答他的，却只有嚶嚶的滾泣罷了！他不能再忍受下去了，他便挨近了伊，充滿了同情憐恤，柔聲的探詢，伊只得把這樣不幸的消息告訴了他，並且又向他說：「……現在，你看，這事應當怎樣辦呢？」伊把

頸倚着他的肩膀，哭得和淚人一般，就又顫聲對他說：『你是知道的，我是愛他，但同時却也愛你……』他面上的顏色漸漸的變白了，他好像驟然得着一種厲害的寒症，沉默着，過了一個常久的沉默，然後方才緩緩的對伊說：『請原諒我，我現在實在不能有什麼話好回答你；請你明天再到這裏來一次，我們或者可把這事解決了！』

在那日的夜裏，他是不能入睡了！他翻覆的思想，他是真心的愛伊，所以他不能捨棄了伊，但又是因為他能真心的愛伊，他更不能娶伊做他的妻子。他因為那位年輕的水手是伊的未婚夫，真使他難過憤恨已極；但又是因為這同一的原故，他便對於他的回來，不能不表示歡喜和同情。他自己不能決定應當怎樣的做，他又不能讓伊自己去選擇伊所要走的路，因為他深知伊的難處正和自己一樣哩。他真不能下什麼決心，所以他便終夜虔誠的祈禱，最後，他決定了自己所當採取的方針，他要從這件事上把耶穌的精神由自己表現出來。

伊那一夜也是同樣的難過，伊是徹夜的未眠，伊爲了這樣難於解決的問題，差不多把自己的思想都枯竭了！當第二日他們又相會的時候，他便從容的告訴伊：『我和我的愛情，應當始終

保存——你不必爲這事憂慮，——不過我們此後的相愛，只是一種師生的關係罷了！關於他們的結果我現在也不必加以詳盡的繚述，在這裏我可以簡要的說，伊是嫁了那個年青的水手，——伊從前的那個未婚夫。伊的嫁後的生活，並且是十分的愉快和安全；但是他——這位可憐的牧師——却從此起身往別地去了，關於他的以後的事，那書中既未說出，我也不好加以推測。這雖是在一本小说書裏所寫的事，但我聽見說，這件事實却是真的，雖然在那書中經過了作者的一番描寫和穿插，但那事的真象，却永久是印刻在人的心中了。

最後，我更要述說另一件故事，這也是關於一位牧師的。這件最後的故事，比較上面所述的人，更要出名一點，可以說是美國最著名的一篇小說。在那書中的起首並不是說到那個中心的人物，——牧師——却是說到一個可憐的女子。

有一個年青的女子，原是沒有丈夫的，但有一次却忽然生下一個女嬰。於是這件事便被衆人看做十分驚奇，認做不赦的大罪。那時大衆圍繞着伊，大聲的問伊：「你的丈夫在那裏？」或說：「誰是你的丈夫？」其中更有一種驚人的空洞的呼聲：「指出來，女子，誰是你的丈夫！」當那時，他

們的牧師（那位受人尊敬道德崇高靈性豐富上帝的僕人）也站在伊的旁邊，並未放鬆他的牧師的責任，也在勸諭着伊說：「女子，你須尋出你真確的丈夫……」但是伊處在這樣逼迫威駭的環境中，却始終不發一言，看伊面上青白的顏色，便能知道伊是已經下了決心，不肯把那禍首——伊的丈夫——的名字供出。於是大衆就發了怒，這怒焰是不可遏止的，便也由此而定了伊犯姦淫不赦的大罪。並且叫伊在伊的胸前掛了一個A字，這便是用以識別「淫婦」的標記了，表明他們懲惡的用意。伊從此就失去原有的地位和生活，伊被拘禁在一間小的屋裏，以免伊在他人身上傳染了罪惡。

伊住在那樣卑下的房屋裏面，過着如同狗一般的生活，不再有人來睬伊，伊是孤寂，污穢，羞辱，差不多不能再做一個人了，但伊却始終不以爲意，只是孤苦含辱的生活下去；伊和伊所犯罪的種子——伊的女嬰——相依爲命的生活下去。伊的痛苦，完全是由於伊的女嬰造成，但伊不但不絲毫抱怨，却更要依着那女嬰以安慰伊已經破碎了的靈魂！

隨後，伊不能再安居下去了，伊是那樣的着急驚恐，伊差不多要變成瘋癲，因爲他們要把伊

的唯一的女孩奪了開去，他們是耽心着伊的女孩將要被伊污辱，被伊教壞了，所以就從伊的懷裏奪取去，使伊母女分離。伊哀求他們，他們只給伊以冷酷的譏諷和輕蔑的瞥視，伊是無望了，所以伊只得跑去求告那位端正嚴肅的牧師，伊向牧師痛哭，懇求他替伊設法，無論怎樣，伊是不肯離去伊的女孩。這樣使牧師不能坐視了，他開始爲伊盡力，他在官府和衆人的各方面，極力的爲伊辯護，他們到底因爲尊重牧師的關係，就允許伊的女孩再能和伊同住。

那位牧師同時，也逐漸增加他的憂愁，身體一天一天的瘦弱下去。他在宣道的任務上雖然仍舊十分的盡力，也能夠用聖潔的言語去感動了聽衆，但他已失去了他的幸福，他不能再安甯他的靈魂了。他常常想到伊的可憐，差不多如同自己身受着同樣的痛苦，他每在私室裏徹夜的徘徊，他又時時暗中痛哭。他想盡了種種的方法，但他終不能使自己得着什麼平安。

有一次他暗暗的去，看見了伊那種受苦的情況，他又不覺傷心起來。伊便竭力的安慰他，并且柔和的向他說：「設若你爲我難過，我們便不妨一同離去這裏，往英國去，我們在那裏便能正式的結婚，我也不必再度這蒙辱含羞的生活了。」他聽了，極端的感動，他深以爲然，他想必定

要這樣做去，方能解脫一切的問題。但當他回到自己的家裏，他仍不能享受什麼快樂，他的心裏仍舊是充滿了難堪的痛苦。

在第二天，恰巧那裏有一個極大的會集，許許多多的士女們齊聚在那座莊嚴而神聖的禮拜堂裏，在那羣衆中間，那位牧師忽然顫巍巍的站了起來，向大衆承認出自己的罪惡：『……那位女子的胸前有一個紅色的 A 字，但那只是外表上的 A 字；我却有一個由赤血凝結的 A 字，深深的鑄在我的心中……我在七年前，也曾當着大衆催逼伊招認伊自己的罪孽，但我自己是沒有勇氣把伊的罪孽從自己的口中忠實的宣布出來，我是懦弱，卑怯，自私，羞辱……現在感謝上帝，我已經把這樣的勇氣得着了，我當在諸君的面前追認自己所犯的大罪，——伊所有的罪惡都是由我個人所造成的……』他這樣坦白的宣布了，在衆人驚愕失措的當中，他又走到伊和伊小孩的面前，流着沉痛的眼淚，向伊們告罪。并且也便在那時昏厥過去，於是他的原有盛名和生命也就從此了結了。據我所聽見的，這位牧師，也并非完全出自那位作者的虛擬，却也是真有其人的。

以上所述的這三個人，雖然從世界上的眼光看去，他的結果都是出於失敗；但從靈性的精神方面說來，他們却實是得着勝利了。那第一個牧師，在他的事業上，雖然是一直的失敗下去，但按實說來，他却是一直的得着勝利。第二個牧師在勝敗衝衝的緊要關頭，也能懸崖勒馬，犧牲自己以成全他人，得着了驟然的勝利。他的結局，雖然沒有什麼人再能知道，但他的令名，却也是從此遺傳千古了。至於第三個牧師，他在地位崇隆名譽騰起的時候，備受着羣衆的恭維，但那時他的靈魂實是墮入於黑暗卑污的地獄之下！在七年的裏面，他被罪惡緊緊的束縛着，罪惡如同毒蛇，刻刻在螫吮着他的靈魂。但到了最後，他却能翻然憬悟，當衆悔改，獲得最後的勝利。

這三牧師的人生，在我所讀的文學作品裏，要算是感我最深，給我以永不能忘的印象。但當我在美國的時候，我却又會親眼看見一個牧師——我理想裏偉大的牧師。這位牧師是我早想去尋找的，却不料在我尚未離開美國的時候，却真個在我自己的心裏找着了。

那時正是歐戰方酣的時候，在美國有幾萬個牧師，他們在宣道臺上用力的醜詆德國人，他們極端的說出德國人的不好。他們要爲本國祈求，能夠用本國的軍隊，得勝了德國，使德國人民

傲他們的俘虜，但在我心裏的那位理想牧師，却獨立在稠人廣衆的中間，大聲的呼喊著：『世人都有極大的罪惡，都應該跪在上帝的面前，承認自己的過錯，痛哭流涕的求上帝的赦免。我們不當說德國人的不好，須知他們也是我們的弟兄，上帝的兒女！我們爲什麼只看見弟兄們眼中的小刺，而不看見自己眼中的樑木呢……』他這樣說了以後，那禮拜堂裏的聽衆便立刻起來，呵責他，唾罵他，禁止他的宣講。并且又蓬湧着走到他的家裏，用石頭擊毀了他的門窗，搶掠了他的什物。因此教會中也便褫奪了他牧師的職務，驅逐他，從教會裏出來。但他在那時仍舊堅持他的意志，毫不改變他的初衷，仍舊極力的宣傳着上帝愛人的福音，寬恕弟兄的真理。他到處宣傳，勸導人應該用愛弟兄的精神去愛德國人民，他們的仇敵。他勇敢的咒詛戰爭，說出戰爭所釀成的罪惡。後來美國政府要徵求他去加入隊伍，到疆場中去殺敵，他自然是拒絕，便因此被逮捕下獄，他吃盡了難堪的痛苦，他的肉體困頓，他的名譽墮落，但他決不因此便挫折了他的勇氣，消滅了他的精神。等到歐戰停止之後，他也被放出了監獄，他仍舊要堅持着原有的信仰，宣傳他自己的主張。他不但攻擊戰爭，並且同時要糾正資本家和貴族的凶殘的帝國主義。他極力的陳說資

本家虐待勞工的罪惡，國際間侵掠的罪惡，和美國人看輕有色人種的罪惡。他這樣宣道，美國人以及英法各國的人，那些養尊處優貴族式的民族，是沒有一個人肯去聽他的，只有少數貧苦的勞工和柔弱的外國人去和他親近，願意領受他的教訓。他被人看做瘋癲，斥為下流，但他終不肯俯首下心的去降服他們。最後，他因為沒有薪金，更沒有什麼人肯把食物白送給他，所以他便不免於凍餒而死。這種人生是失敗呢？還是勝利呢？這樣的人物，自然也可以放在小說中去，供小說家以極美的資料，並且也可穿鑿描寫出有聲有色長篇的作品。但我更想到這篇小說假使果真出版了，恐怕現在一般睡在夢裏的人們，不願去領略罷？並且，現代一班號為人生的文學家們，也不肯去用此種人做他們作品中的人物罷？因此，我既然在自己的心中認識了他，也只好請他深深的藏在我的心裏了。

苦學生

凡是中國人到外國留學去的，無論是富裕的，或是貧乏的，都會身受種種痛苦；因此可以說凡是留學生，便沒有一個不是苦學生。但在這樣混沌的概稱之下的無數苦學生裏面，有些人是原可以不受苦，却要自己去討苦來受的，這就不能因為他苦了的緣故，便也能享受着真正苦學生的同等榮譽。譬如我從前在波斯頓讀書的時候，記得有一日忽見報上登載着一條新聞，是說到一個中國的留學生，被別人暗殺了。在他被殺的第二日早晨，方由警察把嵌入他頭骨很深的一把刀——那殺人的凶器——找出來。我當時讀了那條新聞，既經知道那位留學生的事跡，便不禁要說他的慘死，是由自己所討的。因為他原是在那邊一個大學中讀書，很好的環境，很有希望的前程，他不知利用着，自己在學業上去努力，却忽然異想天開，要棄學營商起來。他毅然退出大學，搬到唐人街上去住，經營着一種貨物出入口的生意。那唐人街上的居民，雖然說都是我們中華的百姓，但完全是些廣東人，他們平時對於非粵籍的華人，極端的排斥和仇視，那位

留學生既不是廣東人，却到唐人街上去經商，他的被殺原因，或即在此。我對於他的慘死，很表示一種哀痛的悼念，但追究他致死的原因，却不覺把哀悼的思想淡去了大半了。

在這裏不妨再說到一個留學生。他是在華盛頓大學中讀書的，他自己的家裏，很是富足，每年寄給他的留學費用，其數也很鉅，但他的錢永是不會夠用的。因為他在那裏任意揮霍得十分厲害，便從經濟方面犯了不赦的大罪。他有一次因為環境上的窘迫，使他不得不去向清華學校的監督黃某某君告貸，那時黃君當面拒絕了他，他因為一時的氣憤和羞怒，便用手鎗將黃君擊死，並且又把在場目覩的黃君秘書連帶的殺了，以滅其口。他把他們的屍身拋到地道裏去，以為可以滅絕形迹，從此消遙法網了，這事竟被他遮蓋着過了幾天，未曾破獲。那位黃君的秘書，也是一位留學生，他也姓謝，當我初抵美邦的時候，他曾在舊金山的碼頭上歡迎過我們。那時我見他那誠懇的殷勤招待，就知道他是一個健全的少年。他的容貌和舉動尚能從我的記憶裏分明的重現出來，我對他的死於非命，真表示同情的悲忱。我知道他也是在華盛頓大學裏讀書，用他自己節省下來的治學時間，為黃君幫忙，服役於黃君，已非一年，這樣的結局，又豈是他自己所能

料到的呢？便是黃君，也是一個老留學生，那時正當壯年，大好替國家出力，不料竟屈死在一個同胞的手裏！至於那樹凶手，他殺死了兩條人命，自己以為銷聲滅迹，從此不會破露的了，却不料想美國的法網森嚴，偵探的耳目，十分的敏捷，所以終歸被逮捕了去，他的結局，不難推想而知了。他也是正當青年有爲的時代，身受着大學的教育，而終身羈禁異邦，去嘗受那鐵窗風雨的生活，也最足以傷懷了！他的刑罰，固是自作自受，不好去怨天尤人，但因爲他這樣犯了大罪，中國在美的留學界，便蒙了一層污辱的網，留學生的名譽，實在給他損失了不少啊！所以我常常的這樣說：在外國去留學的人可以分爲兩類：第一類是去研究他邦的學術，想怎樣應用之於自己的社會和國家的；是預備回國之後，將有一番振作，對於祖國將有一番貢獻的，至於第二類的留學生，却是到外國探求怎樣暗殺的方法，怎樣避去刑罰的技藝。那個殺死黃謝兩君的人，便是這一類的代表了。

上面所說的幾個人，都可以稱做苦學生，因爲他們身居海外，遠背鄉井，其結果却又拋擲了寶貴的生命，辜負了國家人民的希望。現在却更要說到一位苦學生——那是足資我們楷模的。

他的遭際是怎樣的坎坷，他的志氣是怎樣的卓絕，他的行為是怎樣的堅苦，都是使他當受着這『苦學生』的美名而無愧。

不過，我在介紹這位苦學生之前，須要申明他並不是我自己。我雖是千萬苦學生中之一，但這位苦學生的歷史，却不是和我完全相同，並且他本人現在尙生存着，我因不要說出他的真姓名，只好用『苦學生』三字來代表他好了。

他的父親是國內一個鄉村裏的小牧師，每月所得的薪金，大概不出二十元。這種的家境，却怎樣供給得出洋留學呢？[？]以他父親的收入，便是要他在國內大學中畢業，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了。但因為他的志趣非常高遠，並且又有一種堅毅卓強的忍耐力，所以能夠經過了千磨百折的種種困阻，終在國內大學中獲得一張畢業證書。他既在大學裏畢業以後，就又設了種種方法，借貸款項，雜湊着勉強得着盤費，便實行了自己留學的素志。他在一同出洋留學的同胞裏面，真可算得是最狼狽的了，他因為錢少，就乘了最下等的三等船艙，（那是留學生大概不喜歡的）並且他的英文在口頭上說得又不好，因此在船上常常受着別人的白眼。他不但不能得着

有禮貌的待遇，並且飲食上也却感受不能充足的痛苦。他見了那些趾高氣揚預備到外國去奪錦標似的同胞們，自己也不敢高攀着和他們接近，便只好孤獨的個人吟咏些詩句，以自排遣罷了。

他在船中，已經過去了幾天了，一日，他的身體極不健康，他自己覺得是有病了。當他到廁所裏去，不久他便暈倒在廁所裏地板的上面。那時並沒有一個人留心到他，他睡在那裏不知經過了多久的時間，嗣後有一個打掃夫到那裏去掃除，用裝在皮管裏的冷水灑洗各處，那水淋到他的面上，他方才漸漸醒來，慢慢的從地板上爬起，走到自己的寢處去。後來那隻船快要抵美的時候，他正憂慮着自己不得登岸，幸虧在船中遇着一個外國的宣教士和他談得很覺投機，哀憐他的身世，便毅然擔保他登岸。在上岸時，他雖然也會被拘留在那拘留島裏，但終因那位宣教士的出力，只過了幾個小時，便被釋放了出來。這樣的事，不過是他留學歷史中的一斑罷了，他從中國到外國去的時期中間，他自己把所身受的事實，都記在一本簿子裏面。那本簿子除了他的夫人以外，他是從來沒給第二個人看過，我只聽過他的夫人對我說，當伊讀了他那簿子的時候，所流

的眼淚確是很多的。

他到了美國以後，便進了一個神學，在那裏讀書，起首時很覺着困難，因為他的外國文不大好，他讀着很覺吃力。有一次那班上出題試驗，出了題目以後，他竟不能回答什麼，他那時心裏急得如同火燒，又覺惶愧異常，幸虧那位主教的教師人很和藹，准他補致。但他在班中努力的用功，却是一件很明顯的事實，因為這樣，所以在畢業的時候，他的成績，十分的優良。

我又回憶到他曾經自己告訴我的一件事。是在一個暑假期中，他住在學校裏面，那時因為缺少金錢，便挨了好幾次的餓。他一天都沒有吃着什麼，悶悶的在自己的房裏，昏睡了一日。到了第二天，他的肚裏更覺饑餓難熬，萬不能再睡下去了，便勉強的撐持着走到外面去。他到了外面，好像是天地都變了顏色一般，熱鬧繁盛的街中，他只找不出一個相熟的人面。他穿過了幾條街道，漸漸到了近郊的地方，他看見在一棵樹上結着纍纍的蘋果，那些蘋果被日光照着，真是鮮明紅潤得十分可愛。他那時饑腸饑餓的響着，但他以禮自持，不肯造次的伸手去採。後來他瞥見地上有從樹梢落下的幾枚蘋果，又因為肚裏實在是饑餓得難當，便俯身拾了起來，放在口裏吃着。

不過到底心裏不能安貼，總有些覺得是取了非分的東西一般。

他在美國所受的各種困苦，大概是當他初到美國的時候。嗣後他漸漸的好了起來，學業既有了進步，朋友也漸漸多了，便也有人請他去演講。他更熟悉了許多的事體，又以求學的餘暇去做些工作。他由於勤儉的結果，有時積了些錢，但也是盡數用在調濟那些在異邦落魄同胞們的身上。這樣到了幾年之後，因為他專力學業，各項知識和才幹都隨着時日一同進步，所以便得由羣衆的推戴，做了中國學生們團體的領袖。他的地位漸高，名譽也漸漸騰起，朋友就更多了起來。其中也會有些女的朋友，對他有過真心的愛慕，但他始終不忘記從前在國內已經訂婚的那位未婚妻。他的未婚妻也是一個小牧師的女兒，也在國內教會學校中讀書，或者可以稱呼伊也是一個苦學生啊。

他在美國留學，處在物質極發達的國土，耳目所濡染的，無非是各種虛榮富貴的誘惑，但他却憑着自己堅卓不磨的意志，打破那種繁瑣的細縛，另尋高尚的真正靈性上的生活。當他返國之後，不久便和他的未婚妻舉行了婚禮。夫妻間的生活，也很有愛敬和睦的快樂。

他是沒有什麼錢財的人，因為他在有了錢的時候，每被別人用甘言軟語騙了去，自己却絲毫不覺得有什麼遺憾。他現在所做的事業，仍舊不是賺錢的事，恰合着他平素所抱犧牲服役的素志。因此，我便稱呼他是一個真正的苦學生，這樣的苦學生，方才值得我們的稱道和做倣哩。

回憶中的華盛頓

當我旅美的時候，在歷史上可以算是美國最足紀念的一個時期，或更可以說是現代全世界的一個極嚴重的時期。因為我在美國的時候，恰巧是歐戰正酣的時候，到了一九一八年歐戰告終的時候，我留學在美國尚不過數月的短時間。

那時期裏，美國人民的心理，可算是入於一種變幻的心理狀態，差不多全國沒有一個人不是刻刻張着他們的眼睛，豎着他們的耳朵，要探得從戰地上傳來的軍事消息。那時每日的新聞紙上，也必記載着饒有興趣和極沉痛悲慘的新聞。當時美前總統羅斯福氏，雖然年紀已經老邁，身體不十分健康，但他仍舊跑到各地去演講戰事的善後問題。我也親用耳目的探討，知道威爾遜氏當時怎樣的受美國人士的崇拜，及至他到法國去，又是怎樣的受着歐洲人的景仰。那時歐美人士對於威氏，竟致視爲天人。不過在隆盛不多時，當威氏返美以後，便漸招歐洲人的毀謗，美國人也漸漸和他表示冷落淡漠的態度了。其後我又曾親自見聞威氏怎樣漸失了他崇隆的聲

望和勢力，又怎樣開始受別人的攻擊，最後他黯然失望，而病而死。在這樣的事上最足以感動我，使我得着深刻不磨的印象，我由是益信世界上的勢力和榮譽，那不過只是一刹那間的曇花泡影罷了。我實在感嘆着世界上事物變化得那樣的迅速，那樣的詭譎不常。數月前羅斯福氏怎樣到處奔跑着，演講得興會淋漓；威爾遜氏怎樣願盼顯赫，但只僅僅的數月之後，便一則以死，一則以敗，他們是永離了人間，他們不會再有當時的榮耀了！但我又切實的明白：他們的身體雖死，他們的事業或也致敗壞無餘，但他們光明高尚的人格，則獨能永垂後世，深入人心，這人格，是不受短促的時間所限制，是長存而永無過去的。

我在紐約時，曾經到過羅斯福氏幼時拜神的禮拜堂。那所禮拜堂裏保存着羅氏小時來堂禮拜的座位，也就留做一種永久的紀念。那座位是羅氏自小至大都是在那裏落坐的，當我去瞻仰的時候，他們已經把那座位修理裝飾得十分雅緻和美麗了。至於羅氏逝世後殯葬的地方，至今也能受多人的景仰，是今日遊美人士心目中所必要到的目的地中之一。威爾遜氏雖然結果不免於失敗，但那種失敗，並不足以貶損他的價值，有許多美國上等的婦女們，在他死過以後積

極的籌募經費，要爲他創造一種偉大的紀念建築物。

我到美國三年以後，方才有一次到華盛頓旅行的機會。華盛頓京城，要算是一所最美麗的京城，那地方和紐約實有極大的差異了。因爲紐約不過是一所繁噪的商場，使人登在那裏只感覺到一種壓迫和鬧囂；而華盛頓則有一種高貴華美的景象，這景象使人愉快而得着一種高尚的美感。在華盛頓時我曾到過一所極宏大的藏書樓，那藏書樓，可以算是世界上極講究的藏書樓了。那裏面藏着極宏富的書籍，佈置得也是極其整齊。我又到過美國國會議員們所聚會的地方，在那裏有人指示我們，（那次是和遊客們一同去遊歷參觀的）威爾遜總統在若干月前，是在那裏站着，向羣衆宣讀與德宣戰的全文，那時的聲勢，是怎樣的煊赫和雄壯！我聽了那個指導的老人說了以後，便不禁發生了許多的感觸，我明白了在我所立足的地方，已經不知道有過多少在歷史上垂名的世界偉人和政治家們，在若干時前也曾駐過足的。那嚮導者，頭上的繡紋正足表明了他的閱歷，他歷歷的詳細告訴了我們：在那裏是華盛頓的遺蹟，那裏是林肯的手澤，又指着一處，告訴我們是美國某總統猝然中風跌倒氣絕的地方。那裏的建築，十分的廣大和崇峻，有

許多地方，是用精金和美麗的寶石砌成功的。後來我便從那裏，走到華盛頓的紀念塔上去，那塔高可數百尺，我立在那塔的上面，便可逐一的看見那宏大的藏書樓，那國會，和政府辦公處，以及白宮，（那是比較上最小的一所建築。）都是歷歷的陳列在我的面前了。我又從那裏縱目的看去，只見遠處更有許多用以建屋矗立着的白石柱子，形勢更覺闊大，我後來聽見說，那裏是林肯的紀念宮。在那種偉大的建築物上，已經用去了數百萬金，若落成之後當算是最美麗而雄壯的建築了。可見美人紀念華盛頓同時也未會忘懷於林肯。我走上了那座塔去，那時正值着炎熱的伏天，我因為走了許多的路，口裏實在渴得非凡，身體和精神，也便覺得有些燥急起來。所以雖然置身於那樣動人的環境裏面，到底覺得有些美中不足。我勉力奮勇的走到那塔的最上層，方知那裏住着一個守塔的人。他看見我是那樣耳紅面熱，汗流滿額的疲乏狀態，便極誠懇的邀我到他那間小得如斗的室裏去休息一歇。他問我是那一國的人，我便告訴了他，他就和我談到中國的各種情形，他是極力的讚美着中國，稱中國是古老而博大的文明之邦。他又殷殷的問我要不要飲一點水，隨即他就給我倒出一杯甜美而涼爽的冰水。我飲了那杯冰水，頓覺身心暢適兩腋

風生，真有說不出的一種快樂。他又指點着告訴我：那裏是華盛頓的墓地，那裏是林肯的紀念宮……總之，那次在遊塔時有許多的事，現在都已遺忘得乾淨，惟有那守塔者所給我的冰水，却到了現在，尚不會有一些模糊哩。

我在遊塔之後，也曾乘了汽車，跑到華京城外去參觀先烈的遺跡。在華京的郊原，有一座小山，是一所極大的墓地，那裏有纍纍的小墳，每墳上都插着一塊石碑，大蓋裏面的人，都是些執戈之士罷。其中也有些立有紀念碑的大墳，那也便是當時所謂將軍們的歸宿處了。那些人，大蓋都是從前美國南北戰爭和最近歐戰時候建有戰功的士卒。那些荒墳野塚，可以暗示我們：現在美國這樣花團錦簇的錦繡山河，都是那當時赤血白骨的代價啊！在那裏近傍，又有一座高大的房屋。那是從前美國南方的領袖李將軍的故居，那房屋現在早已歸了公，但在那裏看見那房子的人，尚能稱羨李將軍堅貞的人格，雖然他是反抗林肯的。

那一次遊華京的事蹟很多，在當時實在有許多是饒有興味的，值得記下來的，但因為事過境遷，到現在是早經置之記憶以外了。那時我又有兩件最大的缺憾，到今日尚耿耿在懷的，第一，便

是我原想去拜謁威爾遜氏，而終歸未果。我雖然也會在電影中看過他的豐采和舉止，但未能親自和他把晤，當面錯過，真是極可惜的事！又有美總統府中的白宮，我原來也想進去遊覽一下，但後來雖然是從那外面走過，也未曾到過裏面。

遊紐約油畫陳列所

說到紐約，很容易引起人想到人山人海、高入重雲的層樓，廓大的戲院，以及繁鬧的遊藝場……

我在紐約的時候，不很歡喜到那些五花八門的熱鬧處去。却很願意往圖書館，和油畫陳列所裏去。比較上我往油畫陳列所的次數更要多些，但因為我自己不大知道美術，對於那些名畫的歷史和背景，我都不很清楚，所以雖是平時常到那裏去，也只是大半含着由賞鑒而獲消遣的性質，對於那些油畫本身的藝術，却終沒會得着什麼。

有一次，我們學校裏葛雷教授的夫人，領着我們一班人往油畫陳列所裏去。我們知道葛夫

入是擅長美術，並且頗有藝術上欣賞的知識，所以大家都是興高采烈地隨着她去。那一天，天氣十分的炎熱，但我們都有了勃勃的興致，雖是經過一個整整煩熱的下午，大家也不覺得厭倦。

葛夫人已經是一位高年的人了，但她對於美術的作品，好像有一種極豐富的特別興趣，她只精神奕奕地跑在我們的前面，又爲我們詳細的解釋着畫裏的意思和作者的歷史。

『青年們，你們看，這裏所有的陳列品並沒有一樣是贗品，或者是用印板印出來的，都是作家的親筆呀！』

我們被她這樣一說，於是研究的精神就在不知不覺間豐富起來了，我們更仔細的去看了這一幅，又去看了那一幅。她又告訴我們這陳列所的歷史，我們方才知道這裏在幾十年前，規模還十分的狹小，裏面的陳列品也很少，有價值的更是鳳毛麟角般的稀有了。後來因爲紐約這地方，漸漸成了全美商業上的中心，富有的居民也慢慢多了起來，他們在衣食住和各項遊藝場的生活裏弄得膩了，於是便注意到高雅的美術上來，因此這油畫陳列所的命运便好了。他們用重價往歐洲各處採購各種名家的作品，把這陳列所的範圍擴充到比前數上百倍，而這「油畫陳

列所」的吸力，便遠超過了那些繁鬧的遊藝場了。

我在那裏面看見幾幅精美的作品，那作品竟深深地感動了我的心，使我直到現在還未能忘記。

我記得有一幅是法國名畫家所畫的佐安 (Joan of Arc) 女士。伊的歷史差不多震動了全歐；伊實是一位特出的奇女子。伊在幼年的時候，曾聽見天使向伊說過：「佐安！你當出去引領法蘭西民衆脫離敵人的手！」伊後來便真引了法蘭西健兒和英國作求自由平等的戰爭，伊的軍隊非常的勇敢，把英人屢屢的擊退。最後伊到底被本國的奸細所陷，把伊獻給英軍。當伊被英人強暴的扔在烈火中間，伊爲了伊祖國和同胞，却也毫無畏縮的就死。那幅畫十分的大，伊是仰着面，表明看見天使，伊的眼中流淚，把滿腔義憤和憐恤，完全在伊的眼中表現出來。我們看了這幅畫，沒有一個人不爲伊動容的。那時葛夫人却向我們說：「你看，伊的眼睛是如何的感動人啊！」

又有一幅也是法國的作品，那是畫着拿破崙氏領着他壯健而忠實的軍隊。那畫中有無數的人馬，拿破崙的雄風，盡收在美術家的筆端了。我當時曾把這一幅畫和佐安女士一幅作一個比

較，我深覺得那兩幅畫的用意不同，給人看了也就容易發生兩種不相容的反感。那前一幅是引起人一種純潔敬愛而興奮的思想；後一幅只是表揚一個野心家專尚武功，嗜好殺伐，而給人一種深刻不磨恐懼的印象！

此外有許多意大利名家的作品，大半是畫的聖母圖，他們的藝術雖然精細異常，但因為他們畫中所表現的神學思想，已經陳舊，便不大感動人了。

又有英國作家 Turner 所畫的風景多幅，著色十分鮮明。他在從前，也是不為時人所重，在他生前的畫，差不多沒有人要買。後來經過羅絲金 (Rose) 氏的賞識，便受了世人的重視，現在他的作品已經成了希有的珍寶，但他自己却早已死去了。

又有荷蘭作家 Rembrandt 的作品很多，都算是那裏最高貴的收藏。他生前也是備受社會的輕蔑。因為當時所謂流行的美術，只是一種萎靡艷麗的作品，他却獨創一家，專恃力的表現，蒼老古絕，把生命的力藏在他的畫中，所以不為時俗所賞，他的境遇便漸漸窘迫而卒致破產。但他始終堅持他自己的主義，決不受環境的牽掣，仍舊努力於他的藝術之途。最後他的生活不能再

支持了，便把他所有的作品完全拍賣，所得的代價真足使這位絕代的作家痛哭！在那裏有他所畫的他兒子——已經死了的兒子——的一幅肖像，和他的自畫像，都能够深感人心，那幾幅畫聽說紐約油畫陳列所買來的時候，却出了極大的鉅款，方能得着。

葛夫人對我們說：『好的藝術作品，不但能使人欣賞，且足提高人的道德，挽救一世的頹風。有些柔靡的俗畫，不但於道德人心沒有絲毫的裨補，且能墮落人格！』這正是我當時心中所感想而未會宣諸口的。

那裏面又有許多極大的大幅畫，在藝術上據我看來，也不是不算精美了，但葛夫人都不採取，這也足見畫中所云高尚的藝術，其價值固別有所在。又有些畫是專畫些走獸，如羊羣，如馬，又有些樹木，花草，都能使人見而發生欣愛的心。這也是藝術上的功用，由這些作品，能引導人和自然界相親，實是那些畫家對於人類的供獻。

我在紐約的時候不多，對於那裏的感想也不十分好，我很嫌惡那樣物質發達機械人生的地方，但我却很喜歡那裏的油畫陳列所，我隨後也曾個人去了幾次，更得着許多意外的興趣。——使我至今不忘紐約的，也便是在於這一點。

鄉村生活的一幕

許多人述說美國情景大概是詳於城市，而略於鄉村，因為大都是把美國的文明，當做城市的文明，其建築交通便是供給世界上普通人們的需要，好像那簡樸的鄉村生活，（是乃比較其城市而言，若和我國的鄉村相比較，則又不見得是簡樸了。）真不值得再提起似的。

我在這裏所說的鄉村生活，便是在美國北方的一個鄉村裏一個星期中，所親自享受過的。當我尚未曾到那裏去之前，我是從未到過美國的任何鄉村中去，我只從個人的理想中在推測美國的鄉村，定和我國的農村相同，是聚居一處自成村落的。但我到了那裏的時候，我便完全證明了，我自己理想的錯誤。原來那裏鄉村中的居民，其屋宇是孤獨的，彼此分散，絕不連屬，簡直可以說是一家便是一村，在稍大的鄉村裏擇適中的地方，建設一座小小的禮拜堂，做公共拜神和聚會之所。

我去的那個鄉村，是一個很小的地方，我那投止的居停主人，是一個種植蔬菜的農夫，他的

家是一所孤獨而古老的住宅，屋外是平曠的綠野，屋上和牆壁也攀纏着青色的籐葉，那倒也體雅緻哩。他在村中自己耕種，辛勤的工作，常常把土裏所生出來的蔬菜，用馬車裝着送到城裏去換錢。他的家裏，僱用着一個年輕的女僕，伊只有十多歲，還是一個垂髫的小女郎哩。當我去的那天，天氣不好，空中滿佈了陰雲，雨點兒不時的落在臉上覺得微微的寒冷。那時我在他的家裏看見了伊，伊是穿着男子的衣服，我當時並不知道伊是一個女子哩。伊有鄉村間姑娘的風氣，當我看見伊在揸起袖子擠牛乳的時候，伊轉面看見了我，便害羞得緋紅了臉，只低下頭默默無言地繼續着伊的工作。

伊的工作十分辛苦，每日在天色方明的時候，（大概是五點鐘左右）便起了身，隨後就不停的操作下去。那時正當五六月之交，農家的事務大忙，因為園中的蔬菜漸漸肥大，需要人工的澆灌更勤了。但伊雖是那樣的忙，每日却仍舊要以工餘的時間，去繼續着伊的學業。伊所讀書的學校，是在山的那邊，每日伊須經過很遠的道路，繞過那座小山，走到伊的學校。那所小學校是那鄉村間僅有的，建築和設備都很簡陋，但在一般貧苦人家的子女，像伊那樣的人，自然是受惠匪

淺了。伊每天讀了兩三個小時的書之後，走回主人家來，仍舊要辛勤的工作，工作得更須努力，以補足其所失去的工作時間。伊的年齡雖小，但伊的工作却很繁重，有的時候，伊還要趕着馬車到城裏去，雖使賣菜的事不要伊自己辦去，但伊却須做那些比賣買更繁雜更嘈嚇的事。若遇天陰落雨的時候，便更是伊的不幸了，伊在滑泥滑濕的土中奔走，又須受着雨淋去檢視菜芽，不使被雨水所害。在我去的那個時期，正值快種蕃薯的時節。種植蕃薯，要先把那做種的蕃薯切成小塊，他們的人少，所預備切開的蕃薯却很多，我便臨時做了他們的助手。不過那時屋外既然正下着雨，不好在雨裏工作，屋內却又有鋪好了的地氈，和各種傢具，也不便工作。便大家彎着腰走至地道裏去，用小刀切開一個個的蕃薯。那地道裏簡直沒有什麼新鮮的空氣進去，我進去的時候，便覺得空氣混濁，好像堵住了呼吸。我便在那裏和他們一同工作，不禁暗下發生了許多的感想，我想我遠涉重洋却跑到這裏來替別人在這樣的地方切着泥塗的蕃薯，我竟如睡在夢裏似的，昏昏地完畢了那樣使手指酸痛的事務。

我在那裏相幫他們工作，有時僵偻着身軀，在泥土裏抓挖，每因時間過得太久，便不禁腰肢

酸痛，但我一想到那個姑娘，伊的年齡比我還小，並且又是女子，却也能那樣辛勤的做着，我又應然的羞愧了。

他們的工作雖是很苦，但他們的食物却很豐富。新鮮的雞蛋，肥嫩的牛排，以及牛乳，都可供給你隨意的啖食，只要你有那樣巨大的食量，他們也絕不吝惜的整盤捧到你的面前。至於蔬菜，那更值得依戀的了，從園裏新採了來，醋香清爽，自比城市裏更美得多。我後來知道他們在美國鄉村中的農家生活，大半是這樣的。但飲水，是自己掘的井，從那井裏取出來的。

美國鄉村中一個農夫的家裏，其所有的資本，比較我國農夫的要大得多，他所耕種的田普通約有百畝，或者也有數百畝的，更有到千餘畝的。我所居住的那鄉村，離開我讀書的那座城尚近，但他們的知識已經很簡陋，思想也很陳舊了。聽說在美國中部的山民，因為交通阻梗，教育不發達的原故，其思想和知識都幼稚陳腐得不堪！

我又曾親見一農家的夫婦，都是大學的畢業生，他們只因爲身體軟弱，需要於曠野生活，所以甘心到鄉村中爲農。美國農人的生活，也很不一，有的是專種菓木的，但他們採摘菓實的時候，

大半是雇用別人，自己只任着監察和指導罷了。採擷菓實的工作，雖然也很辛苦，但比較種菜却有興趣，當紅熟圓碩的菓實採到手裏，鼻觀觸着陣陣的甜香，那是多麼有味的事！並且他們因為機器輔助，在農事的操作上，也很便利，所以其生活比較我國胼手胝足的農夫，真有極懸殊的區別了！不過近代因工業的發達，城市中的工廠增多，多數的農民便紛紛的離鄉入城，投身於工廠裏，不再討其原有的農林生活了。其實美國普通的鄉村間，其對於羣衆生活的設備雖不能比上那些城市的完備，但大概也還有禮拜堂，學校，公墓地，雜貨店，食物店，和理髮店……等便利人生的各種店舖。所以在那些鄉村裏的生活，已不比窮荒僻野的乾枯生活，而人們却尚不願長留本鄉，那也便是最近的社會問題之一了。

我的老教授

我現在回憶從前在美國的時候，有許多的地方是我留戀的，有許多的書籍是我欣羨的，有許多的人物是我佩服的。——在這許多我所欽佩的人中，有幾位便是我的教師；在這幾位教師裏，我更時常想念不忘的，便是我的那位髮鬢雪白的老教授了。

他是我心中常不消滅的印痕，他的舉動和言語，感我獨深，即使現在，他早已不和我在一起，他更不能親自向我說教，他已經永辭了這擾攘紛紛的人世，但我一想到他時，他的事蹟便分明的歷歷在我的目前，他的聲音和笑貌，也永不能從我心目中磨去。

當他在大學裏讀書的時候，他的身體十分的強健，他最喜歡運動，更喜和人擊棒球，但他的脾氣，是絕不願落於人後的。他既好運動同時却又擅長文學，對於詩歌的造詣更深，所以在他畢了業後，他那母校便聘請他做一個教授。

他做了母校的教授，並不以此為滿足，因為他那時早已立志做一個牧師，於是便辭退了母

校中的職務，再入一神學校去專研宗教。那個學校，便也就是我在美國肄業的地方了。他從神學裏出來，就應了土耳其君士坦丁大學的聘請，在該大學中擔任教職。這樣又過了幾年，他那原先肄業的神學校便請他回來，但他以為擔任神學教授是不容易的事，必先去做過牧師，有了豐富的經驗，方才不致隔膜，因此他便先去做了五、六年的牧師，方肯應神學的聘任，在那裏擔任教授宣道法，直到七十多歲，未嘗更易他的職務，終至於死。

他在做教授的時候，差不多沒有一次無故缺課，有時萬不得已遲了幾分鐘上班，他自己便覺不好意思，抱着萬分的歉忱。他的年齡已經十分的高大，但在酷冷的寒天裏，他猶能精神矍鑠的總比我們先到課室裏去。有時天陰，又因為時間太早，課室裏黑洞洞地，他只不管，一聲不響的坐在裏面，等候着上課。

他是一個營獨身生活的人，他的師母在早年逝世，他從此就營了他的獨身生活，始終如一的直到他死。他有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女兒是遠嫁他鄉，兒子恐在歐戰役中被無情的鎗彈打死。他的境况雖是這樣的淒涼，但我却從來未曾聽過他說過一句什麼頹喪的話，他從來不憂

惑與煩悶，他常常向我們說：『爲人當有堅固的信心，勇敢，抱樂觀，努力的向前！』

他對於國家問題，也頗注意，屢次在報紙上發表他獨見的議論。當威爾遜氏提倡國際聯盟的時候，他是熱烈的贊助着，雖是對於美國有什麼損失，他也不願因此而墮落國際平等的機會。當威氏失敗之後，他抱着極強烈的不平，那時我到了他的家裏，他爽快的指摘出美國政治上的種種黑幕！

我在那學校中讀書，因爲受了他的人格感化，從心中誠實的欽佩着他，所以凡是他所教授的科目，我都選着讀了。他不但是在文學上有特異的優長，並且對於社會上各項的科學，也無不淹通，他的言論不在於精巧得勝，乃是由於誠懇的感人。我自己深深的覺得我受着他的益處極多，我現在所以能對於社會還抱着點熱忱，可以說大半是受了他的影響。

他的生平，雖然沒有什麼關於社會問題的著述，但他的名譽却極隆重，在每年的假期集會中，哥倫布和芝加哥等地著名的大學總要請他去演講。他平時勤奮的做着他的事，決不一時疎懈，所以沒有什麼空閒的時候，但到了暑假時候，在五六月間，他就邀約三五同志，到深山廣水的

去處，去度一種優閑的曠野生活，那時他們終日的遊散，或是在清溪臨釣，或是在峻嶺遊獵，或在石上煮茗，或在林際吟詩。那時他們直歸真到原始的人生，服裝古雅，不事修飾，便是嘴上的鬚鬚也不暇剃了。他的年事已高不能做種種激烈的運動，但在羣衆中間，他仍然努力，不肯稍落人後的。有一次他和同伴仍在山澗裏捉魚，全身沒入水中，在泅泳裏捕獲多種水族，結果他並不少於別人。他對捕魚好像特別的饒有興趣，會寫出多首的詩詞，吟咏捕魚的樂趣，曾在雜誌及報紙上披露。一日，他親口問我：『你也曾捕魚過麼？』隨後他便向我述說捕魚的滋味，他說應該到曠野中捕魚，或是在深山大澤裏，方能得着暢適的感情。又說捕魚也須認真的做法，那其中的真正興味始能由此出來。我從此揣測他的所謂興趣，完全是由一種艱難困苦中得來的，他是不畏艱難，歡喜做人所不能做的事，及至獲着成功，他的樂趣，也非常人所能想象的。夏天炎熱，他推着割草機在廣場中割那過長的青草，額上的汗珠垂垂，他只管。秋季風來，吹落了樹上的黃葉，他便不憚辛苦的用掃帚圍聚在一起，然後燃火燒了。到了冬日，天空降下鵝翎厚雪，天雖晴了，但那雪却一時不能融化，沾滿靴鞋，十分惹厭，他使用笨重的鐵鋤，把階前路中的積雪一一的剷除搬運，

朔風凜冽中，他頂下的白鬚，正和地上的積雪皚皚的對照。

他已經是一位衰頹的老人，但他平時是十分整潔的，他的衣服整齊而清潔，他的皮鞋擦得發亮，頹下的短髭也剃得精光，沒有一天是失了常態的。有時我們到他的家裏去，他那屋裏更布置得整齊而高雅，雖是內助早亡，但他藉着僕役的力量，也能使賓客感得十分的安適和愉快。記得有一次他請我們到他家裏去上課，在那光亮而清潔的書房裏，他却請我們吃鮮而甜的紅色蘋果。

他決不怕困苦，他在年老時，精神却更能興奮而不倦怠。當我尚在那校中讀書的時候，他已經做好了一部書，並且是由我爲他幫忙的。及我返國的時候，他又完成了他最後的著作，那便是論英國詩家的一部書了。

我和他接觸的時間最多，我每在不知不覺間向他表示欽佩而親近的誠意，他也能和藹的待我。我在這裏，可以追述一件事——是我和他最有關係的——或者更可以表揚他高尚而美好的人格罷。

當我在美國已經離開了那神學之後，我忽然遇見一件極煩難不易解決的問題，我既不能也不願和別的人商量，却願意跋涉千里去就教於我的那位老教授。我也不能說明我爲什麼定要去找他，不過當時我的心中，只有一個他能夠和我共談那件事。

我到了他的家，他便出來招待我，和藹而誠懇的和我握了手，我便仔細的把我胸頭的言語向他傾吐出來。他那時偏了頭思慮了一會，便把他對於我的那事所有見解再向我說出來。他說得那樣的懇切，簡直使我感覺到坐在我面前的，並不是一個白種外國人，只是我親切的老父親！當我臨行的時候，他殷勤的送我出了門，握着我的手，把慈祥可愛的眼光注視着我，沉重的說道：『我將永遠的不忘記你！』從此以後，我便不能再看見他了，直到我返國之後，我的心裏仍舊常常的記念着他，屢次想寫信寄給他去，却屢次被事務阻礙了。最後我乃欲寫一篇長信給他，正預備間，却在那時便得了他去世的哀耗了。

唉，完了，我的老教授，我今生是不能再和他會面的了，我因此常覺有些歉然。但我再轉過來一想時，我雖不能爲他盡什麼力，但我却可努力的實行他的教訓，做做他的人格，或者便是我對於他的報答了罷。

戰勝的紀念節

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早晨，天尚未曾大亮以前，我睡在牀上便聽見外面發生極大的聲音，我以為是關不着自己的事，便又擁被高臥，再尋舊夢去了。過了不多的時間，便有人來敲着門說：『起來，起來！歐洲的戰事已經停止了，快些起來慶祝呀！』我是不能再睡了，便披着衣服出來。那時天是很冷的，並且十分的陰沉着，只是尚未落雪罷了。當我起來的時候，我方知道全校的同學，都已起身了，並且也都預備妥適了，立刻就要整隊出去遊行了。在他們的中間，我看見有一人手裏拿着他自己的面盆，又有一人拿着一隻鬧鐘，更有一個捧着一隻盛菜餚的大鐵盤者。另外有幾個人手裏扯着美國的國旗。在那樣叫囂擾雜的情形之下，我便和他們一同出發了。

我原先以為這不過是一次普通慶祝的遊行罷了，却不料走到那熱鬧的街道下去，那街中聚着極多極多的人，大眾都是好像狂癩了的一般，沒有一點秩序，更沒有一些安靜的現象。我只

看見滿街中都是五顏六色花綠綠的紙條兒，有許多人手裏拿着，見了人便分散給他們。又有人燃放紙炮轟轟的作響。在我們學校的遊行隊中的諸同學們，已都是三十歲左右的人了，並且又是些神學的學生，却也禁不住的敲面盆的敲面盆，開鬧鐘的開鬧鐘，並且那個捧大菜盤的人，也竭力的敲打着。其餘的人，也各拚命的呼喊，紅面赤頸，並不管自己是叫着些什麼言語——其實那時也沒有人想到要聽見什麼言語——只是嘈雜喧擾的鬧成一片。街中男女雜沓，沒有一人不興高彩烈，如醉如痴一般的喊叫着。我曾聽見身旁有一人聲音已經瘡癢了，却仍舊拚命的掙着叫喊。有的人開馳着汽車，開足了遠力，又竭力不停的鳴着那車上汽笛。那時，真的，不論老少男女，真是沒有一人不快樂的。又有些人在街中跳舞，最奇怪的，便是我自己原是一個平日不歡喜跳舞的人，却也不知不覺的在羣衆裏舞踏起來了。我自己也強着口竭力的嘶喊，但自己也不覺得是叫些什麼。我那時不能分辨心中是不是感覺着快樂，只是禁不住的叫着，跳着，笑着，只是覺得頗饒一種興趣罷了。

這樣，自早晨六時起，直至十二時，大眾的精力已經疲乏了，腹中也覺得飢餓了，方才整隊回

校，預備去進午餐。在回來的途中，我方看見那個同學的面盆也已敲得扁平了，我們都揶揄着他。他自己也知道那面盆是不可以再用了，就丟掉了。那個捧菜盤的人，已經把菜盤敲破，那盤原是學校裏面的東西，要不要賠償，我却不能知道。至於那個鬧鐘，也被那另一個同學自己開壞了，任憑怎樣，也不能再發出什麼響聲了；後來他帶到鐘錶店裏去修理時，那修理鐘錶的匠人却對他說：「先生，我勸你頂好是再去另買一隻，因為修理所費的錢，實要比買一隻還要多哩！」

在這個早晨，我們校中的同學，差不多是全體都出去了，只有幾個日本的同學未曾附和着出去。因為他們自己覺得這樣的舉動，未免太失了體統；不過當時他們發出這樣堂皇的言論，也沒有去睬他們罷了。我在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美國人這樣的做法，也是不能苛責的。因為在幾年凶猛的戰爭中，他們差不多每天都抱着這樣的希望，只希望着這一日的來到，他們出了無數犧牲的代價，忍耐着無窮的痛苦，只是掙扎着希望着這一日的實現。他們以為有了這一日之後，世界便可從此光明了。現在，他們所希望的這一日果真是來了，他們又怎得不驚喜若狂，以致到了這樣的現像呢？我所讀書的那個學校，尚是在一個小城的裏面，聽說那日在紐約城裏，單是所用

的花紙費，已經達到幾十萬元了。在那日的下午，天空中的陰雲散了，太陽也已出來了，同學們便又有正式遊行的舉動。那時大家的頭腦已經復歸平靜，所以就有了整齊的裝飾和秩序。他們預備了美麗的汽車，車上裝置得極其華麗。他們所舉行的事，我這時都不能記憶了，只記得在他們中有一個人是飾着德皇威廉，被另外幾個人（或是代表各協約國家）捉住，加以鑲銕，這是表明擒服德國的意思。其餘種種光怪陸離的節目，我在此時回憶起來，只如一場熱鬧的春夢罷了。

在那日的晚間，我到一個朋友的家裏去。伊是一個年老的處女，那時的年紀，已經有七十多歲了，伊立志終身不嫁，家財雖很富足，但親人却已死亡殆盡了。伊有一個姪兒，是在美國加入了協約國之後，應募當兵去的，後來便戰死在沙場之上。當我到了伊的家中，伊問我道：「今天外面的情形是怎樣的呀？」我便把大概的熱鬧告訴了伊，伊却很傷感的說：「啊，固然你們是應該慶祝快樂的，但在我，今日却有極端的悲感……」伊顯見得是帶着顫動的哭聲。「你是知道的，我的姪兒，那真是一個良善的青年人，他的體格是十分健全的，他的人格，也是十分的高尚。——但現在……你看，他是不再有了！」伊說到這裏，漸漸的把白髮蓬蓬的頭低了下去，微微的悲嘆着，寂

靜了良久，伊又接續着說：『所以，我今天聽見外面的聲音愈響，則我心中的痛苦也愈深。因為他們那班青年人在此次大戰息後，便可永久保守着他們的生命了，但是，我的姪兒，是我今世唯一的親人，他是離我而去了，並且永遠不會再來了……』伊的頭微微的顫動着，面上便流下伊的老淚。我也不禁引起一種同情的愁緒，更不好作什麼無謂的慰言。只是相對的沉默了一歇，伊就又很興奮的說：『我現在唯一的希望，只是要能把他的屍體運了回來。他的死，是為國捐軀的，所以，我已經上書給我們的政府，向他們求取他的屍身，但是不能夠實現我的希望，却是一個疑問了……我尚能記憶當他出門的時候，我在他的身後送着他，並且絮絮的勸他：「再遲些時去也不妨呀？」但他却堅決的答道：「姑母，若是我現在貪生怕死，不出去為國出力，將來又有什麼顏面去見子孫呢？」所以我現在也是深深的覺得，若是不能夠設法把他的屍體取回，歸葬到先塋的墓側，則我想在我死後，也是沒有面目見他的。」那時戶外的風聲緊急的吹着，虎虎的聲音，我們分明的聽得；並且我們登在那間屋裏的玻璃窗，也都搖撼得曳曳作響。所幸屋中爐火正旺，還不覺到嚴冽的冬寒。但處在這樣淒厲哀惋的環境之中，我看見伊那種憂傷的老態，便不知不

覺的也引得哭了。我在那裏耽擱了不久，便告辭了伊，起身回去。我走在回去的路中，天空裏已紛紛的飄下雪來，那廣闊的街道中，在早晨和下午有千萬的人聚集着，歡呼熱鬧，但這時却靜悄悄的寂靜無人跡了。我走在街中，頓時感覺到一種寂靜的悲哀，十分的凄神！

匆匆的過去了一年，也適值第二年的十一月十一日，在我們的學校裏又舉行了戰勝的紀念節。在他們那一次的遊行慶祝的時候，我便沒有和他們一同出去。但我知道他們是到一座新裝修好了的墳山上去的，那裏是埋葬着戰死的美利堅的健兒，在那裏將舉行極盛的大會，並有多人的演說。那時人數自然是十分的衆多，我想恐怕也看不出什麼真實的景象罷。

過了幾天，那是一個禮拜日的下午，我因為空着無事，便獨自到那墳山上去。我看見那華麗精美的墳山，在那許多的墳墓中間，我尋着了那孤苦的老女士所關懷着伊唯一姪兒的墓碑。那座墳墓裝飾得極其華貴而精緻，確實是一座很講究的墳墓。當晚我便又去拜訪伊去，當我們會面之後，我便告訴伊今天曾經看見了伊姪兒的墳墓，並且對伊說那是很雄壯而美麗的一座墳墓。伊便問我：「真的麼？你真的見了他的墳墓麼？並且真的美好麼？這樣，我便能得着滿足的安慰。」

了。因為我現在的身體，已經是羸弱不堪了，走不動路了，所以那座墳修好之後，我尙未能親眼的見過。……那晚，我們又彼此談了許多別的事，當我臨行的時候，向伊告別，伊極感動的向我說：「你真的看見那座墳麼？告訴了你罷，那只是一座假的墳墓，在那座墳墓裏，其實並沒有我姪兒的屍體！他的屍身現在還在法國，他們也已告訴了我，把他的屍身葬在那邊，是不能再取回來的了。」伊又不禁流下淚來，並且極傷感的說：「唉！那並不是他的真墳，他的真的墳墓，只是深深的葬在我的心裏！今日是戰勝的第二次紀念了，但是我的心中却更加添無限的酸楚！我現在的年齡已經是風前的臘燭般的殘年了，正不知尙能在人世間挨過幾時，但每逢了這個日期——十一月十一日——別人都興致飛揚的慶祝着，我却不能；別人都當歡呼快樂，只有我當哀哭悲啼罷了！我們的政府，把我那樣健壯活潑的姪兒取了去，現在却連他的屍身，也不允許還我，我的希望是完全斷絕了！……」

戰勝的紀念節，自從第一次起，到現在已經過去六次了；每年慶祝中的往事，在我差不多都要遺忘了，只有那第一次的熱鬧景象和那位美國老女士綿綿長長的悲哀，却終纏擾着不可拋開，我自己也不知是什麼緣故。

伊的幸運

天氣是早經嚴冷了，並且在波斯頓城也早已落過了鵝翎也似的雪片了。那一天雖然是一個晴朗的天氣，但日光因為被大地的冷氣蒙蔽着，好像除了一點淡淡的顏色，不再有什麼暖氣了。到了下午，天空裏正泛着一塊塊烏夾白色的雲層，陰風也微微的吹起，你若走到池塘的邊岸，保你能夠聽見冰塊凍裂的聲音。

便是在那樣的一個下午，富厚兒街上，家家都已緊閉了門。那些擁着多資居着高位的人們，想是坐在熊熊的爐火之旁，開着什麼饒多興趣的談話會；否則當也是窮奢極樂，做出些消寒的盛事，以度他們優閒華貴的光陰。只任憑園中蒼翠的林梢，用那上面的積壓着的白雪，去點綴這樣富貴的冬景罷了。那時伊——一個正在妙齡清秀的女郎，——在那街上才子的走着。伊的腳步時前時後，並時時在左右不斷的窺探着，好像在尋找着什麼似的。伊的顏色是那樣的憔悴，使人見而知爲心裏正抱着一種什麼說不出的隱憂。伊身上穿的衣裳又是很單薄的，更顯出蕭瑟畏縮

的神氣。伊手裏提着一隻小小的錢囊，那便是伊所有生活的資料——伊的最後財產了。那時街上的雪塊尚未會完全消盡，伊走的時候，又時時要顧到腳下的溜滑，所以伊的形態，更放出一種可憐匆忙的態度。伊這時受了午後的陰風吹拂，不禁頻頻的打着寒噤，以致吃午餐時身上所發生的一些酸氣，這時都飄散乾淨了。

伊是不能夠再向前走了，伊的勇氣和平日自持的力量，也完全喪失了，這時伊便停了趨起的腳趾，站在一家高大而崇隆的門前。伊躊躇了一會，最後便硬了頭皮，冒險似的把那大門上的門鈴按了一下，於是便跟着那一陣「叮叮叮」的響聲之後，就很沉重的開了那副鐵門。

「你——你尋誰？」一個很雄壯的男僕，在打量了伊一番之後，便挾着一種冷澀的聲調，這樣的問了。伊立刻感覺到愧怍和不安，便迅速的低了頭，熱的氣焰，烘過了伊的兩頰，伊自己也知道面孔是已經緋紅了。伊又覺得身上過分的寒冷，便開始了伊的恐怖，而竟致顫抖得十分的厲害。但那僕人是正立在伊的面前，等待着伊的答覆，伊經過了一陣難堪的羞慚之後，就囁囁着說道：「我……我要見這家的主人，請……」伊隨着那男僕走進了客房，伊是坐在那和暖而華美的地方，

雖是極短暫的時間，伊也能得着一種適意的快感。當那男僕進去了不時多，伊的主人便隨在他的身後出來了。主人是一個中年端正的貴婦人，穿戴得極其大方而淡雅，伊遠遠的見了她，便很恭敬的立了起來，當伊未曾述說來意之前，伊的面孔又是緋紅了。

「我……夫人，我要求你原諒，我是特地來問問府上要不要像我這樣一個女僕——我實在是
一個無所依靠的貧婦人哩！」那主婦只冷淡的向伊躊躇了一下，很藐視的向伊說：「不，我們這裏現在不缺少什麼人。」伊聽了這樣毫無同情的答覆，伊的最後一線的希望之火，便如陡被一瓢涼水澆滅了，伊是失望了，伊的受了創傷的心也完全的灰冷了，伊只無言的，嚶然的走了出去，那時伊的兩頰上掛着兩條傷心的淚痕。但伊出了客室，尙沒走到多遠的時候，伊的耳畔就又聽見那主婦的呼聲：「啊，請你回來。」伊也便不知不覺的轉了伊的脚跟，再走到主婦的面前，那主婦便稍微和藹的向伊說：「你不妨權先在這裏試做一禮拜的工作，雖然我們暫時也不需用着你。不過在這試驗的一禮拜內，你是沒有什麼工資的，你願意麼？」伊由此便做了那家的一個女僕，從試驗的期完之後，接續着爲那家工作下去，一年，二年，竟到十年，也沒曾改變過伊的生活。

當我未到波斯頓以前，我從報紙上得知伊的這一段往事，但這事已經是過去了三十年了。那時報紙上是這樣的記載着：伊在三十年前，自投入那家做了一個女僕之後，伊不但對於自己的工作，非常的盡力，並且對於伊的主人，更是非常的忠心。伊受了無量數的辛酸，經過無量數的曲折，委婉體貼的為伊的主人盡心執役，所以得到伊的主婦真心的歡愛。當那主婦老年臨死的時候，在她自己親筆的遺囑中，將她大部分的財產——三十萬元——贈給了伊；這便是用以酬勞伊的多年服役，和始終不變的厚情了。

伊的主人家中，自從伊進去了以後，便屢次遭遇着頗危和不幸的事。主婦的丈夫害了長久時間的病症，卒至於不能痊愈與世長辭了。到後來那仁慈的主婦自己也得病死了，她的病期，比較她丈夫，更要久遠一點，這都是有伊殷勤服役的勞績在內。伊現在得着這種厚賜，這意外的幸福，論理也是分所當然，無足奇詫的。不過世間有許多的人們，曾經辛勤的為着他人服役，甚至爲了別人竟致犧牲了自己所有的，而結果却不能得着什麼酬報，並且或將受着相反的特遇，則比較伊的遭遇也真有幸和不幸的分別了。

我到了波斯頓以後，方才知道伊未曾做女僕以前，原有一段傷心的歷史，這段歷史，在伊的一生中，可以算是最不幸的事；或者也可以說是伊後來得着幸運的種子，則不幸的事又何嘗不即是一種幸運呢？

在伊做人家女僕的第一年那個夏季裏，伊尚是一所大工廠裏的一個女工。伊因為天資的聰穎和手段的巧妙，所賺得的工資，也便有了很豐富的收入。但伊是一個生性愛好的女子，伊極喜歡裝飾，伊的衣服務必入時，一切時髦婦女們所應有的東西，伊總得設法弄來，使伊自己變成一個時髦中的時髦人物。因為這種原因，便使伊在自己的收入裏，不能得到什麼很多的贏餘了。

伊的生活，並不覺得有什麼拮据，伊在精神方面，也是具着無限的前程的希望，因為伊是希望着將來嫁給一個豪富的丈夫；或者伊的丈夫是極豐富於感情的一個蘊藉風流人物。伊雖是一個年幼的少女，但伊也知道社會上有許多輕薄的男子，所以伊很謹慎的保守着伊貞潔的愛情。不過伊是極富於感情的人，伊所歡喜讀的小說，大半是爛漫的愛情的作品，伊每把自己擬為小說中人，想到將來總會有一位尊貴的王子忽然來娶了伊去。因此伊在夢中常得着極其甜美

的佳景，使伊每含笑而醒；伊也能見了四時的風景而怡悅，伊不歇的唱着愛情的戀歌，伊獨自悠然的遐思，又有時嫣然的笑；總之伊是沉浸在幻想的愛霧中而度其青春生活了。

夏天的公園，最是清雅暢適的所在。濃蔭的樹葉，碧綠的草坪，小鳥嬌啼着，流泉潺湲着，沒不是怡人心魄的景象。在明媚的花叢中，在密茂的樹陰裏，正是青年男女最好的集會場所，於是伊也不會成爲例外，伊的足迹便常常留着在這樣的地方了。

伊在一個溫暖柔和的天氣，聽着鳥語，聆着泉韻，欣賞着自然風景，咀嚼着芬芳的花香，在那樣的時間裏，伊驀然的遇着了——一位衣冠整潔的青年紳士，就是在那公園裏面相會的。當伊初見了那紳士美麗的面龐，接受了他的溫柔視線，伊不禁怦然心動；最後卒致傾談，兩人便成了很重要的朋友了。他和伊說了許多甜蜜的話，伊更覺得他的態度的高貴和柔和，伊決定他是豐富於感情的人，並且他也是愛上伊的了。他們在第一次相會臨別的時候，他很恭謹的約伊明天再到這裏來，彼此會晤，伊自然是很願意的答應了。

從此，他們便很快的熟悉了，他們便用那公園做了他們唯一的家庭，他們差不多沒有一天

不相會，他們相會的時間，更是沒有一次是在公園裏面的。後來伊知道他的境况並不是一個有錢的人，但他却親口對伊說他實在是眞心的愛伊，於是伊也只得拋棄了從前一切的夢想，而願意以身事之了。其實他不但不是一个富人，即是當時和伊纏綿的情形，也是出於虛偽的。他只是一個流氓，他的唯一的職業，便是在像這公園類似的去處設法誘惑一般青年的女工，引誘伊們做不端正的女人，而他便可從中取利了。那時伊是完全未曾知道，伊只是出於眞心的愛他，看他是伊自己唯一的愛人，終身委託的男子，所以便允許了他的請求，和他訂了婚約，並且立刻就要正式的結婚了。

在他們婚期的前一日，伊的一個同伴忽然去告訴伊說：「……你所愛的他，並不是一個什麼有體面的紳士，只是社會上害人的票棍！他現在要和你結婚，但他實在已經有了妻，並且他也已生了小孩了！」伊聽了這樣驚人的消息，並且又得着關於這消息證明的憑據，伊的心是怎樣的難過呀！伊的心痛如刀刺，伊的心確是粉碎了，於是伊便害了一場大病。

伊的危險的病勢漸漸的退去，但伊的錢囊也漸漸的縮小，最後伊完全的痊愈了，伊的一點

私蓄也就隨病症以俱盡了。最後伊所賃住的房子，因為短少了租金，便被那屋主趕了出來。伊只好把自己所有的完全變賣了去，便是伊所最心愛的那件大衣，伊也不能留着伴伊——所能留在伊的手中的，只有那最後的資財，完全被放在那隻薄小的錢袋裏面，那便是當伊在那冬日的下午，在富厚兒街上踱來踱去時的情況了。伊那時的境况，真如喪失了的家庭的小犬，迷了歸途的小羊，伊是沒有什麼親屬和朋友，——便是有，伊也不願去尋求他們——伊的胸中充滿了失望和悲哀，伊對於此後的前途，真是茫茫的一片模糊煙霧，伊胸前好像壓着一塊沉重的石頭，伊只有一線的希望，伊要想人類中終須有對伊的同情和憐恤，由於是種着僅有的希望，伊方有了毅然去敲那裏主人大門的勇氣。

伊的結果，固然是算得美滿的，但在普通的一般人看來，只見伊最後獲得三十萬圓的贈金，便要說伊實在有無尚的幸運，但據實說來，伊的那樣幸運，只是伊忠誠待人的自然結果，並非什麼意外僥倖的事。不過，世界上有許許多多像伊一樣有忠忱熱血為他人服務的人們，但他們所得着人們的酬報，只是冷酷，殘暴，欺詐，凌辱，誣謗，藐視，壓制，傾軋……結果乃致含辛茹苦以死，埋

沒了一生，潦倒了一生，許多無名的英雄，都是歸於此中漸滅淨盡，這或者便是世界上許多已經破碎了的心，終至不可復合的唯一緣故罷！

當我在波斯頓的時候，我聽說伊仍舊是住在那城中，我好幾次想去拜訪伊，但到底是因為別種阻碍就擱下了。我想當我和伊會面的時候，或者竟沒有什麼話好說的；但我想現在伊若然仍舊是健康的活着，伊當已是五十餘載的老婦人了。

奇怪的帆船

現在，我還能夠極清楚的記得，當我動身赴美美國去的時候，載我的那隻船上，有一百多個中國學生，是同時到新大陸去留學的。他們大半是清華學校的畢業生，裏面也有些女子。在理，我們既然都是去留學的學生，似乎不犯着那些檢查員們的注意了，但是當我們每到一處口岸的時候，却要仍舊受過種種極麻煩的試驗和檢查，要從這樣的手續上證明我們是否真正的學生。其中有一件事，是我所不能忘懷的，便是他們要我們每人把雙手平直的伸出，放在他們的面前，給那些軍官們仔細的察看；因為工人的手和讀書的學生們的終須是兩樣的哩。當他們在察看的時候，在我的身旁却站着幾個女學生，也是和我一樣的把手伸着等待他們來檢驗。我看見那些高鼻陷睛的軍官們俯着頭去察看伊們白而細嫩的手時，那種情景，真是好笑又好氣！但是我一回想到我們國家勢力的薄弱，對於人民保護的疎略，也就只好暗暗的嘆氣罷了。這種情形，當我在過了四年之久重回祖國的時候，又曾使我得到一種分明的反照。我們所乘的那隻回國的

船抵到上海碼頭之後，不但是沒有什麼中國的軍官上船來檢查，並且走出幾位外國船員來干涉，竟讓外國人先登岸！中國人祇得退後！

我常常把這件事想起，無論怎樣，終不能拋棄不想，於是便使我連帶的要說起一件故事來了。

在一年之前（一九二三年）是在夏季裏面，在紐約城的海岸邊，忽然發現一隻帆船，關於那隻帆船的來歷竟沒有一個人能夠知道；那隻船到底是屬於什麼人的，也無人能夠曉得。當初發現那船的時候，不過只知道牠的名字是馬麗彼葉里斯（Mary Beatrice）罷了。在那船的裏面，有十五個中國人，他們裏面沒有一個可以說英文或是美國土語的。後來美國的當局就尋得翻譯者，要從這十五人中探聽關於這隻帆船的消息。但是據那十五個人所說的話，又並不是一致的，結果仍然是很模糊。那時在美國各種報紙上便大大的鼓吹起來，他們都是以爲這隻帆船，真是奇怪不過的；確實的來歷既然一時尋不出來，於是那班神經過敏的美國新聞記者便不妨任意推測，造出種種駭人聽聞不值一笑的謠言。其中竟有人說這隻船是中國政府秘密派來探查

美國沿海領土和測繪海岸線的，就勸美政府加以特別的注意和警備。其實以這樣一隻小小的帆船，船中只有十五個普通的中國人，竟然能夠去做出這樣的事來，中國政府的愚昧，也還不能到這種地步，所以美國人士對於這種論調，都不很相信。

後來由於各種精密的審查，就把這隻奇怪的帆船的祕密，探聽出來了，她的實在的來歷，就是由於那船中所裝運的人和貨物，不願受着口岸上軍官們的檢查而私運到美國來的。其初那船中的人，原不止十五個，那船的主人，却又是一個美國人。那個美國人的船主，是用那隻帆船做些違犯法律的祕密營業，就是把南美的酒私販到美國來的。這一次在南美運酒的時候，恰巧有二十個中國人要求他順便搭載他們到美國來；他便向他們索取每人五百美金的船資，既然得着他們的同意，於是這一筆祕密的生意便做成了。他的船把這二十個祕密的乘客載到和紐約相近的海邊時，便把船中的酒類設法轉載入別的船中，他（指船主）自己也隨着他的貨物一同去了，只留下他的帆船和船中二十個中國的乘客，另有幾個美國的水手，也同在那船裏未去。

那個船主一去便不復返，他們儘着等在茫茫的煙海裏，漸漸的覺得不能忍耐了。若是按照

那時美國報紙上的登載，便是指定那二十個中國人因為懷疑着那幾個美國的水手，恐怕他們要戕害他們的生命，掠劫他們的財物，便合力殺了水手，而自己駕駛着帆船入口了。但是這種臆言，實在不值一辯，那幾個水手，人數雖少，但他們却有短刀和手槍，而中國的二十個乘客裏，却沒有一個帶着軍器的。並且那二十個中國人也不能認識航路，他們又怎敢這樣的冒昧做去呢？

那幾個水手，見他們的船主既然搬下他們去了，料定在這茫茫的大海裏，自是不免有危險的。於是便商量好了，預備把二十個中國的乘客完全殺死，掠劫了他們的財物，然後把船駛進海口，方好登岸。（因為船中有了秘密的中國乘客，便不能登岸的。）他們這樣的計策，不知因為什麼緣故，未曾嚴密，被二十個乘客中的一個人知道了，便告訴了全體，立刻加意防備起來。在一日晚間，水手們都飲了許多的酒，大蓋是有些醺醉了，先放了槍，意思是示威的恫嚇，便預備動手殺劫了。於是二十個中國人立刻起來合力的抵禦，就在船上動手打了起來，中國人方面，雖然是沒有什麼軍械，但靠着人多力衆，死命的抵抗着幾個水手。水手們有利刀和手槍，便奮勇的砍擊，結果中國的乘客中死於刀和槍彈之下的有五個人，最後水手們因為氣力告竭，子彈也復罄盡，就

被他們捕獲，然後殺死，拋到海裏去，以滅痕迹。他們相打的時間，有多少長短，我們不能夠知道，但他們當把水手殺死以後，必是先將船上的血痕完全洗滌乾淨，然後方才駕駛入口的，因為後來經過檢查，那船上沒有一點血痕，只有幾處因為互相撲擊而致損壞罷了。在他們十五個人中間，只有兩個人是受了微傷，其餘却都健全。這隻帆船既經發現後，船中的十五人便被囚在美國禁止上岸的人們的拘留地。那裏我也曾去過，是一個荒島，淒涼慘淡，比較我從前所說的那所奧朋城裏的監獄，真有天淵的懸殊。在這裏也可看見美國政府對待本國的罪犯實是比較別國的人民要優異得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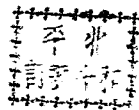
這一段故事，恐怕國人中知道的尚不多，所以在這裏介紹出來。近來據報紙上所載的消息，這十五人不久恐怕就要定罪，因為他們是曾經殺了人的。但是以我個人的眼光看來，這件事裏的主因，要算是美國的政府，因為他設立了這樣苛刻的法令，禁止別國人民登於新大陸的土地，方會演出這樣的悲劇。其次便是那位貪得重價而不肯負責的美國船主了。再其次就是那幾個水手，因為他們起心不良，要殘害別人的生命，而致被人所殺，實是罪所應得的報應。至於這十五

個中國的乘客，因為出於自衛而至殺人，雖然不能稱為無罪，却大有可原的哀情哩。十五個人的年齡，也曾在報紙上詳細的披露，最長的是四十八歲，最小的是十八歲，其餘都是自二十至三十歲的壯年。這些人既沒有什麼殘疾，都是我們中國良好的國民，便是我們國家的精華。他們能夠每人出五百美金的船資，可見不是貧苦無告的流氓，便是美國的報紙上也不諱的承認他們有的是上流人物。以這樣的人民，我們的政府，却不能加以保護，任憑他們去受種種的侮辱，顛連和痛苦，冒多大的危險，經過了驚濤駭浪，而終歸羈身外邦，做外國法廷下的待決之囚，這是我們中國政府和全國人民所不能逃脫的責任！並且，我述了這段故事之後，更加深深的感覺近年來我國人民，真是好像沒有什麼棲身之所的零仃淒苦底孤兒，失了保護的蔭庇，一任他人的欺凌侮辱了。

國立北平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PEIPING

登記號 00386 書號 857-18
Acc. No. Call No. 623

10 JAN 1935



MY AMERICAN SKETCHES

by

Z. K. ZIA, M. A.

Author of "The Confucian Civilization"
(in English),
"The Parables
Its History and Problems", et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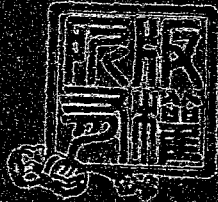
Published by Z. K. Zia,
Shanghai, China
1925

25 Cents

遊美癡齋叢書

全一冊

謝頌燕 著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郵費三分

民國十四年初版

[[[